



木天遺艸卷之十八

閩漳高克正朝憲著

孫維檜



行狀

江西德安縣知縣 累封監察御史月潭蔡先

生行狀

克正奉諱終喪時方就除抱痛終天未能已已一日  
御史梅巖蔡君走使持尊甫公行實屬不肖徵狀余  
惟人子之無所解於心千古童情矧在冠纓信而有  
徵御史言摯矣余小子敢辭先生以明經司訓處州

以學行高等擢德安令以御史君中舍秩滿進階文林郎以 覃恩封柱史策名於躬樹勛於後綦隆矣不肖所狀先生者自舞勺跼頤杖自筮仕跼家食自歸符綬跼被 璽書橫躬所厝率與古人爲徒故足術也先生生甫及期父肖泉公見背獨母吳太孺人在矢志孀居卯翼兄三人俾持家秉遞有成立第授先生書先生雅有至性惟承志爲兢兢就塾吾伊少小不勸已負笈之溫陵從豪雋遊晨炊暮讀三載學成乃歸則聲籍籍傾其曹伍逾年補弟子員篤志好修春而入館後正五日冬而撤館先臘五日蓋其常

也先生胼胝繙書靡所不闕顧獨討其根極理要若五經性理大全綱目正宗名臣奏議諸書博蒐約取務在觀其會通配徐孺人澣統佐讀是稱同德旣廩所入輒奉吳太孺人甘毳生平不厠足公門爲干進計邑令謝公胡公高其誼特設佻纁延爲西賓先生謝弗往學使者胡公金公姜公闢養正書院聚徒講學先生特以德行嘉褒招致主盟後進推爲祭酒就正者履常滿旣以數奇久躡塲屋而是時御史君甫六齡卽露頭角先生肩之一室朝夕程督不得外軼輒語曰而父從事於茲若而年而不得一當吾技窮

矣王母年踰八袞卽得起家澤宮何能鷄肋小就違  
膝下權也孺子勉矣能繼惟爾不能繼惟爾甲子吳  
太孺人捐館哀毀不翅孺慕其後直指龔公採吳太  
孺人完節豎坊表揚丙寅以選貢上春官試畢卽乞  
休沐歸丁卯御史君舉於鄉庚午先生始謁主爵得  
處州訓首宿蕭然不異常布貧士脩贄一切謝却辛  
未御史君省覲庠邱先生尉曰若母患不第第勤穉  
稼必有豐年遂命肄業西廡偕諸多士操塹講菀而  
先生品騰之多士得御史君若從蔚薈而得鷓雛翁  
然更始當道廉其能檄署宣平景寧邑篆先生推心

置腹氓無匿情剔蠹祛疢庭無留牘以故二邑樹去  
思碑遺愛亭屬宇內邑令乏人銓部下撫按疏文學  
賢者以請直指謝公泣浙簡拔五人先生哀然居首  
其薦剡云心誠貌備學博才優守官有甚於守身訓  
士不殊於訓子疏上裁十日而德安之命下蓋殊  
遇也先生謂教主寬如嘘春和政主嚴若操繩墨法  
立令肅迺濟以寬故政易行晨起坐堂皇左右睨而  
椽屏息剖決奏記脫若承蜩矣至其大指迺在劄豪  
猾而驛註誤匹夫匹婦皆足造膝輸情水旱告菑徵  
輸爲難悉索敝賦不足以供郵役腴腹竄逃者半先

生爲畫便宜令各役得與民持符對支民困以甦役各果然以是邑圉介在孔道車徒輻輳君子之至於斯也而寧無輿隸之不時襦繡之不備以憂賓旅先生設法嚴覈駟贖不得包夫馬市利鄉舍往來無脛而走監司辱臨共具以時悉徐孺人出中饋佐之先生之修治行而矜小物皆是類也先生雖孳孳拊民迺其執法屹如山立豪民發冢作奸扞網蜚誣善良鼓詞中丞下九江守問狀偶爲所中反坐良民以辟業已論一謫戍二鬼薪良民詣直指訟寃仍下守守怒甚尚猶以前錮也良民稽首願移德安死亡所憾

先生躬詣山中懸鉤鞠之立得其情豪猶強項曰守故爲我右袒卽令無若我何先生弗爲動也者竟坐豪民誣而出良民辟持兩造面白守守閱爰書乃叱豪曰微德安幾爲若罔良民獲醜尸祝先生若再造一月之內易案者三嗣是隣邑疑獄皆丐質成德安守故起家黃門氣象壁立始目攝先生無加禮從此大加推轂甲戌御史君成進士授中舍先生聞命而喜可知遺御史書曰以吾邑褊小而吾父子同時而仕於朝乎吾何德以堪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且歸矣惟是世受國恩無能報稱能報惟爾不

能報亦惟爾遂稱病乞骸歸當道尉留再四先生去志益堅檄出於堂履及於途駕脫於蒼巖之野矣歸視橐中裝亡長物割俸餘之半以予三兄念童邠友愛無已時庶幾小酬百一時伯兄先物故日與仲兄叔兄杖履相從坐同席食同盃各享遐壽以樂天年蓋邑人稱三壽作朋云庚辰 上徵御史君入內臺辛巳御史君按金陵先生同行至玉山別誠曰御史爲 天子紀綱之臣畿輔尤重肅察貞度爾其勉矣宇下薦紳某子甲故嘗薦拔我某子甲故嘗齟齬我夫爾不耳而目之乎爾其修德無務修郟御史君唯

唯壬午 上封先生官如御史人皆以華先生受命滋益恭偃僂循墻野服如故癸未徐孺人謝杯捲先生茹痛治喪一稟於禮御史君方竣役應天報 命闕下聞訃跳奔哀毀如先生喪吳太孺人時服旣闋御史君重離左右先生以大義趣就道丙戌御史君復如長安授內臺如故已奉 命按粵以東粵故延袤甸南僻在海外望五指若神山使者怯於望洋不敢渡御史君決策行先生偵知乃憇憑之曰巡狩海濱御史職也海若有靈其將護爾爾行矣已復告御史以昔年某子甲令吾邑某子甲司訓吾庠遇我最

厚令吾邑者今皆逝矣獨司訓尚亡恙計其年已逾八旬爾其爲我酬之御史君唯唯御史君攬轡澄清不茹不吐則先生教也戊子御史君竣役東粵省先生於家先生復趣就道御史君長跪請曰大人桑榆已暮誼不當久留外鄉吾母徐孺人溘然朝露兒以王事故抱恨於疾不視藥不食之莫可自贖及今大人疆飯自適得侍庭闈誠不願以三公易吾一日遂陳情稱病章上 予告御史君旣得請卽掃泉石以侍先生相與適莽蒼之墟召故人諸與先生少長相厚善者與俱月必會會必飲較奕行觴呼盧舉白可

一飲而醉二叁甲申清流裴司空兩式其廬漳浦劉刺史以乙酉己丑至溫陵李膳部以庚寅至投袵登堂修子弟禮先生相與盤桓爲終月飲輒擊節譚時事彙古今旋又往清流與裴司空盤桓逾月修爵無筭御史君交遊盡賢豪長者先生壹以子姓待之時或謝客坐悠然堂魚我亭灌園漑花種竹養魚倦則閉戶偃息片時輒起焚香烹茗據梧獨酌聽諸孫讀父書教以守分無營于世先生所嚮御史君率先意承之庭以內無嘻噍庭以外無嗃嗃里人語曰家人父子視蔡御史蓋多先生高尚且嘉御史君能子也

先生歸田二十餘載蒼頭董取應門稍干外事者輒屏去未嘗修赤蹠干有司曰吾居官固厭人之干也我則執法而謂人骫法以曲循我乎迺若巨寃宿蠹覆盆不獲自白則又慷慨直言不少孫辟郡守楚蘄李公金谿李公累慕先生先後檄諸生乘六至邑延先生爲大賓虛左以待先生彊而後行不載往其恬讓不居如此先生幼得節齋迨於崦嵫體庚強神庚王無陰陽之患亦不讀岐黃書晨昔登眺率以徒步當安車蓋宿而後圍及焉舍而後裝及焉卽少年亦以爲弗如也庚子年忽嬰癥結之疾卧床第百餘日

疾寢革御史蒲伏床下請遺言先生正襟而語御史若以我故彊仕歸田今政踰艾出惟命處惟命吾何町畦吾所拳拳者徼福先靈宗祊祠宇未及落成爾亟圖之吾喪母未嘗踰禮爾其徼之吾有券一篋皆親故稱貸負我者爾其焚之吾窀穸已襄母輕聽形家言遽易吾故已又呼諸孫名受面命若曹第明經第修行以亢而宗母隕家聲遂瞑蓋庚子年六月初五日也距其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三日得年八十有七計之日親者哭於總疏者哭於堂素車至者裹糧弔者哭于門郡邑請俎豆祀之瞽宗論定矣御史



君仰天擗地而號曰先大人春秋雖高顧筋力強健方期難老不謂其一旦而遽至斯也傷哉御史君又備言大人性好儉樸無所芬華晚戒持盈忼然意下不嘗不烹羶不饗不重肉衣一紵衣澣之三縫之三不忍舍去兒孫歲製綺以進第笥之不御曰吾惟惜福以遺後人子姓族屬加意尤篤饑授餐寒授襦婚授禽壘授賻各盡其情蒸田數十畝值水衝闕捐糶疏築仍成故業豪宗昔年奪壘母地孫不與較比孤登第頽首伏謝府君曰疇昔事也業忘之矣曾大父以上墳塋俱在鎮海距邑數百里而遙乃植封壤以

志餘思間三五載必親往墳下戊戌年已八十有五猶歷餘皇冒霜露躬詣祭掃顧瞻松楸歛歛良久乃歸居恒思慕大母誦蓼莪之章至於泣下庚子春祭偕內外親往掃母氏墳塋譚笑自若曰壯哉佳城其誰與共此乎百年後魂魄其遊於此乎嗚呼傷哉蓋自此遂成永訣矣府君質行不能盡術迺孤所睹記者恐湮沒不章孤是用懼將謁良史爲志爲銘以內之幽子其狀之克正通籍晚猶得請政御史君夫御史君之鯁直禎國清白承家忠孝備矣揆厥所元先生庭授爲多不佞讀御史君所授狀乃得論次先

生大概居約若有餘持盈若不足行則曾閔也治則  
召杜也處家則萬石居鄉則畏壘叔世有先生直將  
挽澆漓而追古初卽微御史君當不朽矣克正惟魯  
無能爲袞增華要以無虛詞無溢美惟稟於御史君  
之言則實錄也如必文之以詞則有如椽在先生諱  
謨字宜忠別號月潭肖泉公季子配徐處士愚齋公  
女 累封孺人子二長夢周舉乙卯武科鄉試例授  
龍巖所鎮撫娶陳處士賓女次夢說卽御史君娶儒  
官丘鎮女 累封孺人女四長歸張槐次歸陳性次  
歸庠生洪文岳次歸吳貴文孫六士邇舉丁酉武科

鄉試娶典膳連楠女士選娶生員陳鳳詔女士遼未  
聘夢周出土适選貢士娶孝廉林嘉春女士暹國子  
生娶都督汪弘器女士筵未聘女孫一歸石司徒男  
官生石惟礪夢說出曾孫四華婁士邇出華台士選  
出華寅華震士适出御史君奉治命將以壬寅年正  
月初四日吉葬于九峰山之麓與徐孺人合厝禮也  
行述

父贈公母太孺人行述

克正自通籍讀書二年休沐二年宅憂六年中間執  
筆稱史臣者一年耳未獲考績博恩綸一字之褒屬

大典覃恩賁及二親始得徼福請給勅命以光泉壤而草莽瑰行閨梱末節不足以辱天子之綸綍哲匠之鴻裁是用掇其生平質行一二以待銓術主臣主臣府君諱存愛王父益謙公長子也八歲王母謝兄背哀毀不欲生時曾王父尚在携而泣之如禮已事繼王母蔡盡孝王母蔡煦喻子之梱以內無違言而母蔡者鉅家女也其家居而事繼母亦盡孝迨歸府君茹淡食素惟奉尊章相夫子爲兢兢自曾王父已上推樸孱弱妻爲豪齟齬至王父緣飾以儒術業稍稍振府君生而修幹顛履雋穎絕倫里中父老謂

是子也才足亢而宗矣旣以寘力於詩書數奇不遇而不肖生甫能言府君嘉其了悟日討而訓之朝指授而暮吾伊字批句櫛悉府君手自財定開塾延師具程束而已蓋是時王父所遺董負郭之田數頃粥一區復粥一區幾烏有矣府君弗爲念也者或勸之徙業曰吾饑以當食寒以當衣疾痛以當參餌強侮以當解紛吾方課子不暇子趣去而母輒脫簪珥躬泝澣統佐之家世雖貧乎顧其爲不肖治雍孫必豐且潔衣無敝垢足無重繭至其自奉有以自嗇泊如也不肖秉燭夜讀府君嚴坐督甚力母別篝一燈紡

絀紉綻餘光相照讀罷飼以果栗而後卽安時漏下三鼓矣鷄初鳴搔其首誦所習書乃攬衣起以爲常不肖猶憶十二齡時學使者試第一以褐衣入棘闈府君課舉子業不當意輒夏楚不肖蘇蘇隕涕母曰休矣寧有十二齡登鄉書者母見卵遽求時夜府君恚甚特挺逐母良久乃已於戲會日月之幾何遂成往事矣府君倜儻有大節遇人之難傾身爲之甚於已其於宗庚爲急剖疑息爭片言立決族子有其母繼也而不相能日尋勃礮族人居其間不能得府君往辟之曰若母誠繼父在則母無繼無母是無父也

無父之人莫不祥甚焉而自度其事繼母孰與我族子感泣府君亦泣遂與俱匍匐母前和順如初其開誠善導皆此類也母性好澹泊閣無貳膳簋無副珍聞有倚門而啼饑者由已饑之也大布之裘絺綌之衣裁爾被體乃其舊者已爲里中婦持去矣故不肖甫髫稚而人共卜其成立以二親善教且多種德也自不肖舉于鄉已成進士遴入中秘府君與母携侯氏婦及諸孫入長安見不肖攤書不輟誦且勞曰孺子以詩書起家無忘故業夫操鉛槧而稱儒臣匪筭墳典而握珠璣未免代斲孺子鄉者憚而父課若嚴

乃今政患課不蚤耳勉旃而母就養于是而翁歸矣  
歸則奉王父王母修菴臚之養立義倉以賑宗感之  
貧者不修容不修郤第日課叔季諸弟治經猶故里  
中事有不平者間就府君質成俱媿媿各當其情去  
羣歌且儻之矣母居京邸母改故操居恒蔬素少肉  
食不肖時製一紵衣跪進輒笥之不恒御也不肖性  
峭急譙呵臧獲母從傍諭止之此非盡人之子與其  
弗念之也不肖所最友善者每相過從卽不肖不相  
值母未嘗不炙鷄楸黍備饌歎也今諸君子者皆翩  
翩摩霄矣逾年母思家甚不肖乃乞休沐奉母歸里

申里中婦逆於郊曰自母而之京也無所待而舉火  
矣母遞尉謝遣之其居子舍奉尊章眎昔彌篤已周  
旋諸姒間雍雍如也不肖家食食指浸多饘醢糲醪  
悉倚辦母賓旅之以問訊至者趾相錯班荆坐定入  
告母曰客至矣母笑曰若與客皆客也業已庀具以  
待第出肅客移時鮮醢畢至不肖與客酌大斗而譔  
滿座盡歡不肖時從府君稱觴于王父王母前退而  
復觴府君與母致足樂也無何瓜期及矣趣治裝北  
行而叔子朝彩以餼入胄監挾與偕府君孺人送之  
二百里許握手趨起淚下如雨馬遭迤不前於乎誰

知其爲永訣也別方四月二親告殂歿之日女踊於寢士號于庭遠近大小哭者如市曰孰有急難好施如翁與媪者乎不肖馳驅入都席未及溫而二人之問章蒼頭有聞者不信也謂世鮮完壽者佻薄善傾庭弱先頹此皆非壽徵翁與孺人無一焉是不宜有此戒不以聞頃之使至信矣不肖擗地泣血顛天陳情疏乞終喪苴麻六載撫今追昔直駒隙耳緬惟府君與母生同年歿同月居同室墓同兆鈞事繼母共事繼姑而皆得其懽心則孝同也有丈夫子五人俱稟於鴉鳩則愛同也慈而能教貧而能施則德同也辛勤之日長而食報之日短則命同也翛然偕來翛然偕往夫復何憾惟是終天之恨無所解於人子之心不祥之人誼當長守松楸以老於先人之側所以覩然就列鷄肋史局者爲二親恩命故也惟大君子錫之瓊琰而藉之光其二親及高有宗俱拜不朽之賜豈繫某敢箠承之

自述

不佞克正學問不能如人文行無所底止幼好道古而未能遊其樊壯學通今而不能究其用亦知員通之爲妙而行則甚迂竊慕慷慨之爲高而才又甚拙

入居淡素頗能自甘出見紛華未免外慕麤糲不脫  
賓筵不御董足稱世俗居喪六年之名食恒求飽居  
恒求安不足當君子居喪三年之實矧夫風波多生  
於几席月旦易起於鄉評所以復得瓦全載厠玉署  
者則以逡巡法度猶知守恬徘徊松楸差可護短維  
桑梓之地何意氣可以加人苟名節所關卽錙銖惟  
恐免已邇者中涓權稅政轄海濱廉知不佞尚居聖  
室之間婁因有司雅致慙懃之意而不佞僻匿郊外  
塊伏衡門未嘗信寸武相過從亦未嘗具尺蹠相通  
問蓋所涉世類多如斯乃今立朝猶是吾故至其生

平履歷之跡具在長者耳目之中敢飾文言以誣名  
筆若夫匿石中之瑕而傳之琬琰取溝中之斷而被  
以丹青則有一字之褒用爲終身之訓敢不佩服藉  
有寵光

妻侯孺人行述

荆妻侯氏女其先奕世以武功著妻生裁六歲王父  
叅戎公異之謂是女穉也有至性令縣弧吾門者吾  
門大矣雖然吾門待子門而大必擇佳耦而是時不  
佞予以田家子就試郡邑布衣革舄過侯氏門岳父  
以叅戎命延入喜曰孰是子也而露頭角遂以女女

焉蓋侯金紫中稍貴盛者也諸締婚匪簪纓則純綺稱儒生婦者獨妻耳比歸予猶逢掖諸生也則之家事君姑惟予意是瞻府君課不佞讀中饋之事母爲政不以煩新婦也則爲勤紡績紉女紅佐予家有弟妹五人幼待哺長待婚纍纍然也則爲脫簪珥佐予費予居學宮久遊道日廣間從豪士權不皇治佔俾其治佔俾也必以夜則爲燃燭對坐刺經刺繡各致其能以相詫也徐乃烹茗餉予佐予讀妻歸予之二年而予舉於鄉矣又三年而予成進士掄中秘矣逾年逆府君與母就養京邸携妻及兒曹偕來渡錢塘

溯淮洪母病悸幾殆比入都病未已也則爲嘗湯藥具甘毳怡顏愉色佐予養予丐休沐以母歸歸而歲大稔葶相望於道母好賑之而力不瞻也則爲解橐中裝佐予施沐滿環京二人計至不肖蹶跳什地絕而復甦者數妻懼傷厥生重貽逝者憂也柵以內隕淚而入柵以外雪淚而出朝夕挹搔佐予喪奔計萬里茹痛攻荼不遺餘力其焉讓勞又重以弟之感王父之喪此羸者軀也未離乎人之情而已有陰陽之患矣奇疾叟作熒然骨立族醫望之却步而走妻輒泣泣輒禱曰天乎其尚悔于予躬母重困夫君爲則



爲時卧起謹調攝佐予病家世清貧比服官貧如故  
饘粥不足飽輒稱貸外府甕牖不足音輒寄棲外氏  
間遇知己遺數金業已克藥囊錢矣則爲飯脫粟屏  
芬華佐予貧予卧病不能視兒曹吾伊日荒於嬉妻  
曰唉而不見而祖蓬華起家因課予嚴以有而父今  
日卽而祖不祿猶云食報而乃泄泄者何也則爲延  
師儒嚴約束佐予教以天之道病稍有瘳時從堪輿  
家相地脉得員峰之麓僉曰吉壤傾貲購之奉嚴慈  
之魄厝焉距家二百里一日陸一日艫乃能履其地  
扶柩以往十日乃克襄事護喪者百餘人荷甬者百

餘人薦紳士友弔誄者百餘人輿從伍之不肖惟視  
窀穸未皇及賓從之事也輒問妻酒漿具乎曰具矣  
饘餼具乎曰具矣弔者若而人得無有不共者乎從  
者若而人得無有未授餐者乎版築之夫力爨矣得  
無有不宿飽者乎曰具如指予見妻之腹不果而手  
爲龜也妯娌之下受成而已已於事而竣羣謝勞苦  
妻曰我固當然微妻佐我塋我二人大事幾不克襄  
蓋予至今談卜塋時事輒幸有妻云夫此皆爲人婦  
若妻者宜爾不足愆憑第予所術妻生平還以語妻  
妻不愧也屬微惠大典妻得被 恩命封孺人予將

製冠帔俾御之妻泫然曰吾悲夫君姑之不及被也  
 吾其何德之樹而承天之寵相對泣下夫世之能盡  
 婦道妻道者不少亦不數見所恃抽揚內行以代  
 王言為女士勸則有鴻筆在也敢以累下執事矣

木天遺艸卷之十八 畢

康熙辛亥歲  
重刻于東莞

木天遺艸卷之十九

閩漳高克正朝憲著

孫維檜 重刻

祭文

祭趙文懿相國文

惟皇建極爰資相臣秉鈞當軸厥亦有人甫登鼎鉉  
 施澤未久一釋重寄克艱何有 主上明聖國是畫  
 一于焉燮理享茲名碩邊圉救寧四境安瀾優游太  
 平夫復何難公之柄政將及十年一秉獨秉百責攸  
 肩荃宰希交堂陛日隔嘉猷入告期奏厥蹟時事孔

棘議論紛紛公獨無競善則歸君北魯窺伺西夏跳  
梁倭奴匪茹播會無良朝討軍實莫諮羣策仰贊廟  
謨俯抒石畫公所經綸靡責不萃左之右之鞠躬盡  
瘁杜門卧疴抗疏陳情章五十上願賜餘生 帝曰  
元輔爾年未央其加七箸佐予于襄 帝眷政殷公  
疾稱亟遽爾乘箕忽厭人世生也鳳闕歿也龍樓爲  
國留公奈公難留 九重震悼輟朝畫傷誅賻贈謚  
令典有光於乎公之文章周彝商敦匪爲鞏悅黼黻  
絲綸公之德器休休有容集虛杜權開誠布公公之  
名位匪彝所思平章柱國虹玉衮衣公之詰嗣咸疑  
其角銀青璫珮芳聲繼鑠自有侍從自有薦紳令終  
完壽疇公與倫世所艷公電爍石烟公所垂世高山  
大川維正小子未行也思惠徼陶鑄實惟公始中秘  
之選物情所趨或及公門或上公書小子恬若知我  
者希公獨提挈木天濫竽旋邁家難讀禮里君忽聞  
公計使我心瘡束裝環朝道經婺陽萬石之門畏壘  
之鄉遡公之容已隔九京登公之堂若見典刑靈山  
洞雲公所稅駕尚竿六虛委運大化何以奠公束芻  
陳詞澡爵以獻公其來思

祭石介峰侍郎文

昂精瑞漢崧貺儀周降神蒼昊穆輔靈修皇圖默眷  
詰人爰求先生誕世卓越羣儔彌節蒼巖武功華胄  
亢宗以文蜚英宇宙麗藻摛芳媵能蜚茂譽髦斯騫  
澤宮掄秀鄉書鶚舉甲榜鳳翽射策大廷舄奕垓埏  
儲才中秘翺翔木天紬書載筆視草談佞帝簡直臣  
筮聯青瑣義膽撝披露章遐播旃屢沃心端揆獻可  
式是明神罔納於頰乃司罔伯駢駟攸共扶風京兆  
兩都並庸類張戢馭軼趙鋤克載其寧謚以贊時雍  
赫爾開府陪京握柄令肅龜濤陸讐蜃靜樽俎折衝  
曰惟戎政六師發芒兆民胥慶鯤鵬南圖扶搖北徙

晉領司徒邦教是庀 璽書方隆天顏有咫翼翼文  
昌星辰曳履忽爾乞身爲六月息鄭祿養優疏傳致  
職稅駕塵寰神遊冥然北斗虛班東山望武先生策  
名逢年若掇先生懸車頭尚黑髮世方委蛇我獨嶮  
肆跡溷爭席心忘戀闕畏壘之居先生所宅恬素無  
營其介如石出則綦巾履恒赤舄溫溫恭人道備粹  
白使者觀風婁薦於朝先生嗒焉聊以逍遙長君建  
燾勛勒驃姚任子翩翩如梓映橋叔季競爽前紉璠  
璣聞孫趾美後服瓊琚先生領袞以永終譽門如萬  
石里如華胥天胙明德亦孔之厚爲世典刑爲朝黃

肴光裕垂休以莫不有宜誦樂只抑戒彌久云胡厭  
世騎箕上列泰岱條頽台星中折朝喪具瞻士悼前  
哲凡在薦紳誰不莞結某辱附震器雅稱同襟自在  
衿常山斗是欽許以備器勗以德音國士之遇篆鬲  
至今正叨玉署接武芳塵先生解頤謂有夙因先後  
家食提誨若新每一晉接不翅飲醇季秋之月駕言  
丹霞萬頃千仞其儀可嘉樂志未央壽考無涯誰謂  
還旆遽爾升遐元老計聞當宁泫然宗伯議謚水衡  
致錢榮哀盛典計當得全所爲不朽高山大川獨嗟  
小子感恩彌篤佇俟蒲輪祈爾戩穀人之云亡後將  
何托萬念俱灰百身曷贖靈爽安之芳徽可想執紼  
無從馮風懣恨束芻澡爵神與俱往載酬以詞洋洋  
來享

祭叅知林君綸姻丈文

於乎不肖克正與叅知公締姻十三載矣公紹黃閣  
之箕裘造清朝之鷓鷯兒女婚媾皆鍾鼎世家而余  
家最貧肺腑之親皆都卿貳拖金紫而予官最冷第  
諸姻婭或出處叅商神通迹睽而余與公自締姻以  
來休沐梓里轆轤長安居廬予告無歲不相聚首也  
中間契濶累期而已竊計公於余相處最暱公性端

厚左規右矩而諸姻婭或以尊且親故修敬共之容不能相脫畧形迹之外獨與余朝昔切劘相期不朽及至杯酒過從夜分促膝輒刊方爲圓破介爲和出以深心什以劇語未嘗不備繾綣也竊計兩人相處又最相忘公有色市對余則醅公有肝胆對余則傾公有佳實必余與酢公有勝遊必余與偕嗚呼詎謂今日捐余而去也公之疾也癰發于背族醫尚云云恙余一往眎竊竊然憂之執公手問狀公猶從床第中拱手稱謝晨起操藥以進長君及諸僮侍具云余所謂也卽苦口必強嘗醫者修藥以傳余與俱入公

僵卧而不耐痛苦侍者難強起之余憇憇曰吾生爲重無藥無生奈何公聞余言卽展轉以背承藥甚矣夫公之於余深也崇自內作藥石罔功三易醫而技單長君跳號寢溲俱廢徒籲九天以隲之聚百身以贖之竟無如此奄奄者何公逝矣於平方宗伯公射策大廷燃黎木天且柄用矣一旦釋秩宗之署而歸休於廣莫之野人咸以清鏞大敦弗盡其用爲憾而宗伯弗自謂弗用也何也以有公在也及其厭塵寰賓帝所入咸以泰山梁木弗憇遺爲憾而宗伯弗自謂歿也何也以有公在也公能振宗伯公於方張之

緒而未能成宗伯公所未竟之業天之於人胡予之  
豐胡忌其盈其不可測者耶於乎梁嶽之鬼峩海雲  
之鉅麗鬱爲墜靈公實鍾焉是爲壽區廣頽而豐頤  
而目炯炯然而腹便便然是爲壽相衷溫而和器恬  
以虛凝乎其岳峙也湛乎其淵澄也是爲壽徵幼襲  
華胄壯登臚階無佻蕩抑鬱之事可嬰其天稊食不  
珍毳衣不統綺綽約不殊處子淡素不異儒生其在  
官也弗家于官也其在家也弗官于家也生平不辭  
麴蘖亦不耽麴蘖不屏聲華亦不戀聲華間遇讌會  
賓主交酬笙歌遞作衆醉公醒衆囂公寂一切娛耳

玩目傷生之醜伐性之斧皆過而弗留化而不有語  
尊生善攝者未有如公者也始李楚邦三尺是司亭  
反出入全活居多入秉銓曹清通簡要爲留京推重  
迨其旬宣兩淞屏翰畿輔竿牘不行緩糶不入日惟  
需武林束薪洞庭勺水耳其諸紀綱備伐拊循實政  
至今口碑如一日也夫節嗇尊生皆爲壽類矧合兩  
地之謳歌萃萬姓之尸祝以爲公壽卽岡陵不翅也  
乃位未及柄國年董及杖鄉彼三事大夫彼黃耇無  
疆夫何人者耶此其故莫之辯詰矣於乎當乙巳之  
內計也雌黃在口黜陟在手何能出其殼中君以銓

曹而左遷余以史臣而外補何世涂之嶮巖而兩人  
之數竒然同時被計者或以伉直而蒙訾或以疑似  
而受讒若其胷自不滓行復無疑市虎董成一人鑠  
金不出衆口天下其以其處爲寃而不以其人爲僂  
辱者南則公北則予耳解組歸來相視莫逆余弗公  
忤也公亦弗予咎也公論甫定推轂踵至一轉而司  
鹺判再轉而副大行幽谷之春先回鴻漸之階可埃  
詎謂脂秣北征之日卽爲乘驂上昇之日也噫昔之  
擯也簡於人今之歿也簡於天簡於人尚可爲也簡  
於天不可爲也於乎痛哉公先余出余代公處雖車

笠之途漸分而鷄肋之思未泯私自忻幸以爲天道  
其猶張弓正人先爲矚矢黍茅茹拔尚冀將來而今  
而後千穰遺恨萬念俱灰余獨何心而遊世間余獨  
何恃能脫世網於乎痛哉緬惟宗伯公以城北爲菴  
裘以虹橋爲綠野譙樓雉堞之雄甲第雕題之勝廬  
飛雲漢水擊餘皇公與伯氏參軍又更繕之砌石構  
山蒔草種竹東西二園甲於海濱公間召余予或訪  
公堯率命駕只尺神馳至則尚羊雲榭放浪杯茗中  
庭明月倚舟扣舷此景可空千古自視公之疾  
視公之含咫尺之地頓成修途舉足躑躅次且難至



指其山川望其城郭若有黯淡可憐之色松啾啾而  
長鳴泉淒淒而若號禽戢翼而不舞花歛萼而無華  
余固疑公之猶在而又安能追公之遺跡耶雖然公  
之生也朝野具瞻公之歿也士庶共感哀榮備矣夫  
復何憾公之淑配鸞儔鳳侶公之長君玉珮瓊琚公  
之諸子麟趾鷓鷯繼述光矣亦復何憾惟余與公聲  
氣相應臭味相符公女余婦而公不及見其笄余子  
公婿而公不及見其立計公於此亦當扼腕酸鼻憾  
造化爲不仁而予與余之子尚當勉自豎立以斷不  
負公于冥冥也公歿且闋月諸姻婭皆束芻澡爵賦  
些詞以獻而余獨後予非人也哉故事誄奠之詞取  
之庖代不則組織綺語以佐羶薌已耳哭公之文一  
字一淚旣非操觚家所能代哀出乎情又非組織語  
所能罄自余茹痛抱疴有日每一捉筆爲之涕潛潛  
下旋復置之遂以其故久稽修誄余非人也哉病間  
篝燈披腸直敘五內駢枯鬚戟生白敢托椒漿伸此  
哀臆公也有知庶幾來格

祭侍御濫用廷文

於乎侍御公之歿也無論薦紳士庶無不相與咨嗟  
嘆息致疑於人事委憾於造化而不佞某獨爲涕泗

橫集彌日不快竟夕不寢與家人語若有所失者傷  
 正人之云亡悲知己之隕墜隱軫苑結不能已也  
 矣不能為天下留侍御矣不能為吾黨留侍御矣侍  
 御公與余同產海濱公居其北予居其南晝衣帶水  
 而中分之聲相慕也方其列膠庠執牛耳意氣旁落  
 不可乎一世則公倡而余和迨其對公車登大廷搏  
 羊角乎九萬而揚清芬於梓里則余後而公先公故  
 以高第出宰薊溪已又宰湯沐翺翔邑令者十餘年  
 而予甫釋褐即蓬入讀秘書載筆承明之署則予內  
 而公外公以治行卓異徵入為柱下史批鱗則天

子改容攬轡則海岱生輝而余以伉直為權貴所中  
 置之外僚則余詘而公伸顧公不以執法丰裁鼎鉉  
 只尺而軒然有傲知故之色亦不以余碌碌蹶躅失  
 其故步而被之以偃蹇之名睹讒夫高張之狀為之  
 憤懣而不平聞無兄盜嫂之談輒剖心而代之白比  
 余予告而歸報劉抱憾舟次延陵政公視嵯代狩之  
 區水濱誅唁篤摯有加其後公奉 璽書按東齊事  
 竣將按畿輔先後休沐過里郡國守相于旄過從四  
 方之以竿牘至者戶外履常滿顧其於予每促膝坐  
 談未嘗不移日也公不第余臭味相合乃爾乃公貌

巖而衷和外峻而內溫日炯炯若射而其與人也洞於肺腑髯英英若戟而其談事也藹於春風同儕樂爲之傾心野老至與之爭席以故戚者疎者貴者賤者遠者邇者亡不荷公之培植服公之雅度期公以九列頌公以百齡而不謂一旦遽至於此也於乎痛哉公生平無陰陽之患亦無藥石之嘗始疾之發也抑生於指族醫以爲治之易耳公猶強出餞別慶弔以爲常不數日劓彌甚血彌潰而中彌枯不可爲矣公歿之前二日余從卧內問起居公箕踞拱手對余言痛楚難耐幾不復見兄賴凡庇得延耳余尉以亡

恙祝以善攝然是時公神情尚王談按齊昔車轍馬跡之周流薪樵案牘之勞苦以有今日厥病所繇慷慨論列旁及劇謔親公而忘其劬愛公而忘其癯不忍以不可測之事先公意公也越二日余將之澄有言侍御病亟者趣回馭往視之則已屬纊矣卅年交誼盡付幻冥脉脉數語遂爲永訣同心之病如何可言於乎公與余俱於林叅知君綸爲姻親又最莫逆君綸治第虹橋每有宴會必兩人與偕往及視君綸之疾哭君綸之喪公必拉余與偕行相對涕出曰天乎孰使君綸至此極也乃公之後君綸百日耳君綸

爲名藩臣公爲名柱史名位在或潛或見之間其不配望一也君綸年五十八公年五十四壽數在有年無年之間其不配德一也季春哭君綸季夏哭侍御龍蛇之厄竝受其不祥而榮瘁之感遞生於意外人生世上宜何如也於乎夫人一身之外皆爲長物吾身不保則萬事皆置如公心事予所深知服官中外浮踪靡定菟裘之居未有寧止公之苦心亦何可告人者未竟之業未了之緣翼承弓冶公之蘭玉自饒任之公可無憾也一子尚孩一女尚呱恩斯勤斯未見其立而其子公之子女公之女屬毛離裏之感若林叅知陳客部者又先公朝露情之所鍾雖不能無於邑顧公之夫人具能成之公亦可無憾也余所深悼者世不患無芝蘭之臭而患無金石之交國家不患無參苓之品而患無棟樑之材金石可泐交情難泯棟樑已壞國是誰持此予爲公也慟則有夢奠之悲爲私也哭則有山陽之感者也無涯者世易化者身不晦者詞不朽者心今日鷄絮之餘惟是嚮杯酒慇懃之餘遺像儼然屋宇如故而公不可復作矣逝者默默生者惻惻言所不盡庶鑒於幽

祭比部佺岳周老師文

大塊塊北靡亂不昌罔中不具當其際時麟鳳翔空  
羽儀是式逮厥令終琬琰匿華門墻庚惻於惟我師  
衡岳含靈奕世載德膏章龍變早撥公車蜚聲藉藉  
棟蓼相輝三駿竝驚宇宙疇敵楚實有才聚賢師氏  
鴈行赫奕綰綬海陬化雨惠風鮫居粒食師之甫來  
瘡痍者起蝨螿者剔師之召入棠有餘陰塾有遺則  
爰司度支振羽陪京顯庸漸陟俄厭朱紱拂衣洞庭  
垂綸夢澤伯守粵西萋菲受誣逮理大棘師痾在躬  
徒跣叩闕風雲黯黑抽膽陳寃危詞瀝血寃竟昭白  
友爰大節耿耿天壤晻映縹冊維正髫齡弱翮未振

師首賞識進爾小子謂是汗血千里一息遂延內庭  
接納令子分經共席自慚擁腫維生與成恩實相匹  
正蒙剪拂蹇足爭鳴讐書東壁維師憐予三刑乃售  
頗爲生色間遺予言併及訶章揮洒翰墨令予搦管  
聊効乘帚以弁我集太冲之文謬托皇甫于何稱塞  
歲月萑菑含毫濡忍蕪詞未緝西川之慟早淚羊曇  
諾責何及嗚呼哀哉碩人之隕斯文之戚南望湘雲  
九疑蒼鬱寧不傷盡徃予休沐維師令子睠茲疇昔  
擔簞錢塘班荆相語論心永夕咨師起居杖履東山  
几几赤舄一別十載交情如舊榮瘁頓易嗟予涼德

蓼莪廢誦抱痛罔極屬聞師訃同病相憐喟懣填臆  
嗚呼哀哉師雖永沒備節芳名播流金石師雖齋志  
龍翰鳳雛金相玉質是某之私且弔且尉以告寃宓  
敬藉生芻聊陳楚些靈其儼格

祭憲長陳景山姻丈文

梁山峯律九十九峰名賢輩出毓爲人龍繫惟我公  
卓哉岌岌孕梁而生肖梁而立侃侃正論矯矯雄風  
辭泛學海氣駕長虹公甫垂髫掇芥月殿讌訶鹿鳴  
聲蜚海甸公甫弱冠聯步瓊林出試花封粵江之潯  
維川之靈羣歌樂只薦剡交馳扶搖伊始擢司計部

秉憲西江旋叅藩轄繹熊之邦時事多艱橫行權使  
駕馭調停春融滿地晉膺總憲伏鉞巴西林林蒼赤  
望尉雲霓中外具瞻公方柄用翹仰台垣陡然雲雍  
邇遭枿鑿抱病家居席珍懷玉不染紛拏鷗鵬鍛翮  
驂駟窘步空負蒼生竟阻遐鶩箕星匿曜梁木其頽  
哲人奄去疇不涕洟所可尉者胤昌裕後棣萼交輝  
蘭玉竝茂所可恨者白髮高堂形影相弔朝夕獐獍  
目斷寒雲心悲逝水死生別離酸楚曷已嗟公之年  
五十有五念我先君同罹此苦倏聞公訃摧腑裂肝  
痛及先君淚倍潺湲况公幼子爲余長壻弱息冲齡

不及伉儷公當屬續獨抱悲愁余念及此灑淚難收  
休戚相關情同肉骨想公慕公屋梁落月躬陳哀誄  
侑以芳蓀精英髣髴若亡若存

祭江縉雲侍御文

維公夙承家學墳素是闡才則閎博度亦委蛇振羽  
南宮苴茅樵李公甫至止以莫不軌維歲不仁恃政  
爲歲家殮戶粥蘇凋起瘵民其殖矣迺與更始豪而  
斂者戢其翼趾六載鳴琴一介不取所謂伊人民之  
父母 帝曰徵止入補內臺激之揚之秉心不回國  
貳方虛纍臣未釋公迺抗疏輸此忠赤厥志如矢再  
發而已胡然一疾倏爾不起於戲哀哉位則非卑尚  
未酬力壽則非促而不配德榮名蕉鹿浮生芻狗猶  
可自憫我有不朽所不釋然高堂誰屬所不釋然胤  
嗣罔續仁必有後于公獨否人生至此天道何有於  
戲哀哉惟我桑梓期公共樹而今已矣使我心瘡總  
帷就道丹旒揚舸我歌楚些莫罄羣恫公魂其歸于  
梁之渚公神其遊于樵之俎於戲哀哉尚饗

木天遺艸卷之十九 畢

康熙辛亥歲  
重刻于東莞

木天遺艸卷之二十

閩漳高克正朝憲著

孫維檜 重刻

祭文

祭馬順巖

萬曆二十年二十八日明經馬君順巖卒于燕都其  
明年二月十有五日鄉之搢紳相與束香澡爵以祭  
而屬高克正為文告于君之靈謂不佞知君也則宜  
為文知君而不忍于君也則又安能文異日者不佞  
之為諸生而君已歸然聲藉甚矣君夙負雋才弱冠



而從學使者試試輒首學士家稍孫其鋒而不佞晚  
出又年最少已翩翩亡賴而君謬以狎主推我遂忘  
年相與定交驩甚也君故與胡守葵南黃大行雲寰  
柯孝廉穎南友善諸君子先後逢年非久余不佞亦  
幸食鹵莽之報而君第糲藜如故僅以餼貢太學吾  
邑人士婁北于省試繇貢入者入卽有聲太學已登  
賢書若掇之夸者以南海之羽見瑜于出疆而詫者  
謂易高于無豪猶憶北上時與柯孝廉方舟偶談及  
君而不佞曰令君而與成均士角逸足于燕臺之下  
宜如何矣夫不見其取之若掇者而又何難君蓋君

入都門而孝廉持余說質君相樂也屬不佞讀中秘  
書幸不後人君過而昇曰若少亡賴僅于里中宇內  
亦廣矣胡從橫也余覆君爲言辟雍士雲集而君壹  
西試廼得上駟孰謂澄無人者君故出所携來海錯  
餉余佐客觴而余每持酒醕勞君又相樂也然是時  
君已病紈會太學事竣就余舍中余與朝夕焉而君  
自以余舍中諸問疾者非便移他所病乃庚作余爲  
徵醫治之亡効者余至則執余手曰惟足下視我其  
以我歸死且不朽余且尉之幸亡恙第自寬然已知  
無可如何業戒其使者司君起居頗爲治具而君竟

不起蓋除夕前一日也於是仝邑李裕山蘇遴廷二君在相與經紀其喪復環而泣之於乎君其已矣疇豐而才疇畜而遇疇壽之名疇促之數命也夫命也夫無何而其使者以君遺言告曰幸不忘逝者而以其喪歸則有 國恩在而君乃厯事司寇故事司寇諸厯事者率以貲代歿則已焉亡予傳卒歸者故不著爲令而司寇卽心憐之爲束于制不得請而不佞同年友職方曾蒼巖者先是亦爲司寇卽當訪所爲其子師者不佞以君對卽職方亦廉君名欲得之而君已病謝不往蓋君歿而不佞以告職方曰痛乎哉

痛乎哉夫人何論識不識苟一念動處便爲知己遂持刺謁司寇卽談所以憐君狀得移文之司馬曹職方卽又從駕部趨之使士萬里首丘君之祿也母斬國恩蓋文朝入而符夕出焉而君乃得歸矣於乎痛哉仲春旣望靈輻方發異鄉孤魂誰能忘悲矧余何人而不心折遂訶以送之曰青春浩浩兮白日昭草木甲折兮葉更其條覽時物兮苑茂嘆蕙蘭兮先凋遵長路兮素輻還靈旆兮詰朝馬悲鳴兮不前風振木兮蕭蕭伊芳魂兮何托間山川兮遙遙魂之倏兮黯黯魂之忽兮飄飄顧死生兮永隔惟巫咸兮下招

尚饗

祭周晴川文

代作

鄉在南宮周升伊始睹公之容中方外理世務芬華  
公獨惻惻以是跼世有如沈陸昔宰名邑薦剡婁騰  
徐陟郎署未究厥能尋以柄鑿斯適從之敷歷中外  
委化于于載晉司農矢志彌堅乃命秉憲曰往于滇  
維是遐荒亦 天子使無訕不信無蹶不起胡爲鬱  
邑有悴其顏齋志以逝若厥塵寰於乎以君之才而  
滯積薪彼速化者未卯思晨謂人忌才于今則多天  
亦忌之司命謂何某忝同藉誼其戚休薄言些詞以

寫我憂總帷就道且卽佻宅公其歸矣徒嗟永隔於  
乎尚饗

祭潘季詳文

代作

鄉在禮闈英豪是寤得子之文擊節相顧諸子濟濟  
肝膽相吐已覲子容金相玉度子方試政未及注厝  
養疴休沐歸於故圃尋以謁選復來相晤已覲子容  
其儀孔固無何一疾溘焉告訃云矣命夫使我心瘡  
於乎驂騑逸足莫可掣馬騰驤未幾而窘之步鯤鵬  
振翮莫可羈斂扶搖未幾而鍛其羽若其無意才胡  
爲副又胡爲者而假之遇若其有意疾尚未痼又胡

爲者而促其數茫茫宇宙孰測其故修短有期昊蒼  
難籲獨嗟而翁桑榆已暮雖守一官猶然布素所望  
顯榮繫子是鑄而今已矣神驚心怖矧夫藐孤子焉  
罔屬誰爲之後誰爲之祔聞爾有兄亦能自樹必立  
子嗣以延而祚靈軸旣還悲風載路將子有知魂于  
何寓爰偕諸子一奠而昨束芻澡爵涕零如澍於乎  
尚饗

祭劉太封君文

於乎瞻彼伊洛汝水滌之有岳龍蟠有光蔚如猗矣  
我公抱樸縕奇質有其內約以爲居同人于野爭席

罔疑好是正直發迹希羹含德之厚鬱而未施天胙  
其門迺誕我師亦有伯氏白首如篋爰命我師承白  
弓箕我師式穀夙挺天姿誨之翼之亦步亦趨筮仕  
花封琴鶴譽垂思斲民恤清畏人知奏最 楓宸其  
績孔嘉伯旣 誥贈公亦恩馳我師內召銓衡攸司  
清通簡要以莫不誼世方脂膏孰能不波我師振之  
苞苴頓移世尚尅核又孰不踣我師挽之劑量惟時  
遙視我公神王靡衰賁于丘園其樂委蛇胡爲一疾  
天靳愍遺相罷閭里悼動宗支我師擗踊痛不自持  
臣拜稽首叩于 丹墀伯業有子以受而遺嗟我父

矣生我何爲非孝無親我猶人猗惟 帝俯念命曰  
俞哉我師拜命執紼涕洟累茵泣路靜樹悲魚於乎  
昭成之瑟有成有虧百年蕉鹿行盡如馳亦旣寵賁  
垂裕無涯公又奚憾不朽在斯獨嗟仕路漸入嶮巖  
上忝其事下失其資適斥婁及柄政自危天聽甫回  
人情解頤我師聞訃復丁其期薦紳動色行道齋浴  
某等辱收歸門日仰令儀謂公得全大齊可追驟聞  
浸化脉脉含悲束芻澡爵載備以辭曰公家故并瀉  
吾私尚饗

祭姚封君文

嗚呼萇爾下邑徼福我侯惠此蒸萌繄誰啓諸爲衆  
父母實本所生維我太翁扶輿毓秀琬琰儲精學富  
五車文追三昧蔚矣明經振羽澤宮扶搖北徙入對  
大廷維時我侯尚在計偕藝苑蜚英迨侯奮翮翱翔  
雲路鷓鷯鳴珩翁曰休矣以予事君惟若之能掛進  
賢冠賁於丘園何羨何營迨侯受命躉借干旄製錦  
海城翁曰往矣累足千里惟德之行我侯下車奏刀  
肅然若發於劓其政伊何青峩造士豈弟宜珉其化  
伊何貂鐙商革豪右跡屏三載考績華實竝茂薦剡  
首騰侯猶孳孳靡彫不蘇靡利不興疏鑿水政經費

調度乃臻厥成厥功旣成侯猶不居曰維地靈賓興  
屆期僉曰匠石宜司文衡東海波臣恭修輯瑞入覲  
神京肆朝事竣便道旋里戲綵班庭旣脂我車又秣  
我馬趣赴王程士也訝驪庶也拔轍翊此去旌願我  
公歸衮衣信宿扶杖載迎飄風自南計音倏至闔邑  
若驚曰維我翁遽厭塵寰帝所是升我侯聞計跼天  
躋地擗踊拊膺胡不百年岱岳暮類佞室晝扃誰不  
咨嗟鄉喪耆舊國失典刑獨悲澄民驟失怙恃難留  
德星矧正小子覆露宇下夙欽令名茹痛家居談虎  
色變愴怛同情緬思我翁生有懿德歿有休聲綸綍  
佇頌奕葉未艾雖哀猶榮薄噉不腆有帛如箋有酒  
如漉載侑些詞靈其來格鑒此衷誠尚饗

祭舅公謝竹軒

嗚呼於乎不肖某猶憶幼時隨先王父溧山公先翰  
檢父靜吾公侍王舅竹軒翁家親誼篤摯藹有古風  
迄今思之音容如在王父父業先謝世僅王舅歸然  
獨存爲魯靈光而茲亦不可復作也則有今昔之懷  
焉則有罔極之感焉先王母謝之自出柔嘉令德實  
佐我王父中道見捐我父裁八齡耳王舅憐愛我父  
甚鞠之撫之如我王母我父長而昂頽修幹王舅喜

曰此吾宅相也分雖甥恒以賓禮待之其後父以善病以兵燹既廢佔俾家亦折箸鬱鬱不自得王舅撫父背曰咄咄孰有奇男子如吾甥也者而長貧賤者乎不肖某生而稍見頭角我父携之如王舅家又喜曰使吾甥成吾宅相者兒也齒雖冲穉雅以成人禮賓之歲時修謁必張筵布席召親朋爲讌會課以文義綢繆累月於乎人之于其甥若甥之子也愛則有之敬則無有未有王舅愛與敬儷至者也不肖某旣以微一第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休沐還家割大官法膳以奉我父因拜翁舅膝下而喜可知也曰庶

其藉手爲我父成宅相名乎無何我父不祿王舅執不肖手歔歔泣下曰誰謂吾甥樹秋實而不食其報也傷哉所爲而父不朽者有若輩在不肖唯唯卽父歿十餘載而見我王舅卽如見我父也於乎方王父傳家清素我父拓落不治生誰知我父者而王舅獨有知興之識王舅殆智者也抑其能自樹立以俟後之人所不可知蔡猶能自衛其足吾自有甥而吾念之自其屬毛離裏之愛不能已已王舅殆仁者也王舅身居海濱而行誼表于桑梓敦倫睦族鳩宗立祠拮据不遺餘力人有紛難得王舅一言居間立解邑

庠鄉賓推為祭酒尊賢敬士天性固然匪特我父以  
 親暱故也王舅茲年八十有五以天年終長叔英偉  
 足亢其宗仲叔敦篤能世其業季叔翩翩欲度驂騑  
 此皆王舅未盡之年存順歿寧夫復何憾倘地下有  
 靈與王父父周旋於夜臺之側當不異昔日韞脰稱  
 觴時也王舅亦可嗒然為慰矣不肖某頃從田間卜  
 居郡城客歲冬抄又為兒曹經營婚娶事不能侍王  
 舅之疾視王舅之含春明束芻躬叩几筵其於王舅  
 之質行遐福不及詳述董敘生平王舅與王父父相  
 與之素某所耳而目者聊志涓陽之思如此靈其有

監于余衷庶其來格乎

誄叔祖泊山公文

吾宗自始祖卜宅於茲樸茂樹惇詩書之業未有顯  
 者操作織儉不能致素封至我曾王父為世逸民生  
 我王父王叔父舅弟王父英敏緣飾以儒術而王叔  
 父用心計起家業駸駸蕃衍矣先贈太史為王父家  
 督治鉛槧不成顧獨跣地不問生業王叔父輒雅愛  
 之持籌挾策悉倚贈公若左右手贈公每出一言王  
 叔父未嘗不首肯也先孺人為王叔祖母女兄女迨  
 于歸贈公王叔祖母之待之也不以婦而以女諸叔



之呼之也不以嫂而以姊內外之間藹如也不肖幼而稍露頭角王叔父異之贈君程督甚嚴肯虞折箸所爲割其果糗其其筆札助其結襦給其資斧以佐余讀而翼予成者不肖至今尚能記憶也不肖旣以徽宗祔之寵靈幸列史局爲文學侍從之臣已而請乞休沐奉母南歸于是時王父王叔父俱以皓首享其天年棠棣相將椿萱並茂庶幾吉祥善事焉曾幾何時家運不祥喪我贈公太孺人又喪我王父又喪我王母王叔母黃耆老成凋零殆盡獨董王叔父歸然爲魯靈光而今亦不可復作矣於乎洪鈞鑄物大

治范形缺陷處多完備處少卽華封老人所致祝于勲朝者不過曰使富且壽及多男而已王叔父身居田間非有躡鷗沃野之雄鬪智爭時之業而能自節約以致鍾鼎其物力弘侈矣曾王父年八十四王父年八十二雖稱大年而王叔父年獨臻大耋躋父兄而過之其眉壽長遠矣諸叔修業而息之以世其家而諸弟輩林林未艾長者升階今試棘闈方祈搏羊角而上矣人閒禔福業已儷備而乃今逍遙於伎圃相羊乎化城與會王父王父同爲夜臺之遊而贈公爲之周旋其側也亦可以嗒然而無庸怛化矣不肖

獨念自曾王父種德紉基傳我箕裘以有我叔及昆  
 弟若而人至有今日遡而思之不過一人之身耳枝  
 葉愈繁根本彌分芬華愈盛元神寢薄是吾兄弟之  
 責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能如我王父王叔父壽考  
 令終親見我孫子自監立也斯可矣願我兄弟益悃  
 友于母以銖兩而忘懿親母以饒給而忘布素以無  
 忝先世永昌厥后是所以尉王父王叔父于冥冥者  
 也不腆炙絮併侑以詞靈如有知尚其格之

木天遺艸卷之二十 畢

康熙辛亥歲  
重刻于東莞

木天遺艸卷之二十一

閩漳高克正朝憲著

孫 維檜 重刻

祭文

祭張相公夫人文

於乎天胙明德爰錫 帝臣厥配豈偶繫惟夫人夫  
 人之生毓秀璇闈伉於昭族內則稱徽淑慎爾儀載  
 篤之修先生令聞夫人相攸昔在珥彤燃藜著書先  
 生伊時為瓊為琚相是紬繹罔愒諸君乃孫不虞漱  
 石侶霞先生伊時為龍為蛇相是勇遘室擿罔加齋

心練性土直彭佺先生伊時爲白爲佺相是優繇胥  
以永年 帝賚良弼夔龍踵武先生伊時爲縵爲雨  
相是精白母爲名府絲絲葛藟湛露誕斯繩繩宗祊  
夫人俶之逮下延和鞠子思惠小星協德螽斯衍類  
休矣夫人亦孔之厚宜爾象服宜爾壽考先生偕老  
視福無垠胡云一疾倏爾上賓 天子曰於元配惟  
良曷其長逝朕心盡傷上方白粲重以襁臬先生茹  
感以受 帝祉亦旣榮寵亦旣得全百年委化就盡  
嗒焉某等夙從先生步趨瞻塵緬懷令範錫類維鈞  
遐音忽隕良俾齋浴澡爵嗽詞靈其來思

祭蘇太孺人文

於乎世俗曼衍靡完不缺猗太孺人獨秉姱節夙生  
名族柔嘉維則于以結禰徽音罔忒夫君不愍蚤歲  
告殂傷心則痾幾殞其軀董存者子莫贖者身煢煢  
相弔惟未亡人嚴於尊章侂焉下堂希鞶治具已則  
糟糠茹荼攻苦其甘如飴矻矻治生亦旣勞止之子  
之髫英資天錫脫簪課讀佐以滌緝愛而能誨正以  
其蒙之子速化孺人聖功通籍金門裒然首舉菴苑  
蜚聲泰階筵羽乃卽度支權關河右精白自持藉甚  
人口將母就養慈顏以和必聞其政母儀則多之子

叩闈愴焉惟恤臣無臣母臣無今日惟帝曰俞念此藐孤錫之寵命以章母劬孺人拜命撫今懷昔母以既貴而忘窳窳相彼樹諉歲寒堅好謂是淑人宜以壽考胡爲一疾未老飾巾從夫地下惟夢之徵之子純孝操藥焦然擗踊屬續悲鳴顙天豈不痛心羣生有制令名完壽世鮮儷至九京携手馬鬣同封亢宗有子奚怨奚恫某等辱偕令子同升執友弗逮母存登堂爲壽薄言斐辭以寫我憂旨酒從之有淚泉流於乎尚饗

祭蘇太孺人文

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之二十日 誥封蘇太孺人以疾卒於正寢年家晚生翰林院檢討高克正業已從諸同籍檄詞以祭矣中情苑結斐詞難盡明年春二月朔復爲文告於太孺人之靈於乎人誰無死死而所完者多則可以死也死而所係者重則不可以死也乃太孺人可以死者三不可以死者四光岳氣分仗節實難矧今之世何能不波迺太孺人凜焉以完節終令誦說詩書者猶將退舍是可以死也夫君告殂所不卽死惟是藐然諸孤而迺今孤已立矣以此而復命九京夫何媿色是可以死也 朝廷不愛

褒嘉以旌烈節顧閨閻之女勢無所藉以自見不能  
無悵於幽魂乃今太孺人於其身親見之且樹之棹  
楔以垂不朽是可以死也婦人之德近不踰閭乃今  
以子故而以異國爲化鄉是不可以死也亡人逝矣  
猶有尊章在焉未盡之孝尚待未亡人而成一旦溘  
然先逝使執紼而哭者爲尊若章是不可以死也拮  
据半生茹苦萬狀庶幾有今日也者而不及饗之辛  
勤之日長而食報之日短是不可以死也 褒揚之  
命甫及浹旬慶者在門弔者踵至使爲人子者能爲  
其親延千古之名而不能爲其親留一日之養是不  
可以死也可以死者薦紳學士類能譚之田畯野叟  
類能慕之而不可以死者獨無所解於人子之心此  
顓甫所以躡躡拊心悲鳴仆地叩司命而無繇傷百  
身之莫贖者也使顓甫而知有此卽布衣蔬素伏巖  
穴以與母氏樂餘生顓甫亦甘之矣於乎痛哉余與  
顓甫居同邑里習知太孺人顓甫狗齊後發先至通  
籍已來旦夕過從相許以莫逆之交相劇以無上之  
業最後遣蒼頭逆家實相與同行發同日中間惕留  
相值時或會晤家太孺人爲余言太孺人氣定而神  
王宜有遐福迨至京邸從顓甫叩太孺人起居康和

有加焉蓋以爲壽徵不謂其一疾而遽有此也於乎痛哉始太孺人之病也顓甫皇皇焉憂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延醫効者治之竟弗効也將生人在世受命於天非受命於醫耶抑疇昔之盟黑衣之召若有效期會不爽者耶於乎痛哉計聞之日母論小子壹鬱垂涕卽家太孺人及內子以至臧獲無不爲之愴傷此必有情義維於中不蘄哀而哀者矣乃余所爲尉者顓甫權河西關出內必躬自覲莞鑰必手自操而其大指在釐奸疢蠹絕不以錙銖自潤河西七八十歲老人謂二百年來無如使君廉者太孺人爲節母

以成我顓甫顓甫以太孺人重顓甫爲廉吏以光我太孺人太孺人亦以顓甫重顓甫操彌勵名彌章其勛業所就未知所稅駕不朽之名且與天壤共敝區區修短之數足怛化人之心乎哉不馴之詞佐以束芻太孺人而有當於心則亦庶幾格之尚饗

同門公祭丁年嫂朱孺人文

洛陽東瀉金粟南峙爰鍾名碩釐以士女猗矣孺人柔嘉維則孕秀璇閨令儀罔忒鳳凰于飛其鳴鏘鏘結禰天官如珪儷璋蘋蘩攸潔滌滌灑灑孔愉曰予爾相舉案而趨天官下帷冥搜二酉藜火夜燃篝燈共友

天官射策錦奪明光不有機杼孰佐七襄一李南荆  
載泄天日克賁平友圍扉草鞠 帝嘉壺績鱗誥翟  
珈樂我素編宜爾室家天官峻陟召入巖廊留侍子  
舍就養無方天官秉鑑素絲委蛇歲蕤躬鑰罔恤其  
私寧馨在抱疑疑縈前造物弄人掌珠遽捐痛極亡  
環悲深折玉三擗以號七發莫贖於乎哀哉牛女異  
域銀河茫茫將雛覆卵仍失其凰豈無蹇修傷我良  
配悼往愴神情鍾我輩北地有言結腸含悽自妻之  
亡乃知吾妻獐狽南鄉雲山迢迢竭其還思魚軒寂  
寥某等桃李全門琴瑟並好視天官兄視孺人嫂婺  
曜隕光徽音永逝聞計忉怛潛然欲涕素轡雖遙生  
芻可束何以侑之大招一曲

祭楊太夫人

維靈常應婺精淑凝坤秀作嬪於楊壺儀式楸蘋藻  
紉芳絲臬宣勤猗矣令德洵美且仁相厥夫子一命  
是司關西所遺清畏四知詔厥後人墳索是稽卿家  
子雲太乙燃藜猶爨木天馬班踵武誰其似之聖善  
授矩解彼羽林夫人則凰儀者威鳳覽輝而翔於鏢  
懿命錫之自天輦禴炳耀美溢瑤函岬岬有懷皇皇  
愛日四牡駢駢念若靡及受爾簡書夙爾驅馳言畢

于公言省其私畫錦堂開萱闈色喜嘉祥駢集大齊  
可埃天胡不憖殲我淑人栢椿遺澤珩珮徂音凡我  
詞林久欽令範倏焉聞訃神傷於黯束芻澡爵載侑  
以辭暖其悶魂亦或聽之

祭黃孺人文

嗚呼有昊不弔坤儀云亡桂輪殲彩婺曜匿光猗與  
夫人婉孌含章紉蘭佩蒞申以蓀萑結褵夫子如珪  
儷璋秉德齊軌和鸞鏘鏘夫子純孝就養無方潔蘋  
佐餽我則糟糠夫子下帷雪案螢囊黹脂映讀夜其  
未央夫子策名鵬奮驥驤以相以承內助允臧花封

製錦粉署含香鷄鳴視傲疇昔母忘豈無珠翟素泉  
盈箱豈無甘毳蔬菽是將夫子受命督餉邊疆出內  
惟勤魍魎潛藏折衝樽俎內戢外攘夙夜在公內顧  
不遑夫人結軫懷歸故鄉歲稔秉鑰靡不躬嘗爰治  
塗表宵構宵堂葦路藍縷拮据助勦夫子及瓜載入  
巖廊 帝嘉厥績令聞蜚揚華膺漸陟橫赤飛黃相  
期伉儷既壽且康飄風自南覆爲不祥驚問之故賢  
媛朝霜魚軒罷御總帳倏張期功掩袂臧獲若狂夫  
子怒焉亦孔之傷欲往薦之道遠且長廼奉星輶促  
裝徬徨匍匐環里洎淚以裳昔我別時明星煌煌謁



其來思烏鳴高桑某等箴羽南宮同出門墻稔知內則聞計心愴遙歌薤露薄酬一觴靈尚連蜷來格洋洋

祭張母丘孺人姻祖母文

於乎惟天降割於不肖孤喪我慈母已喪我嚴君不肖重自傷病不及藥歿不及含間關奔計泣血悲風蓋楸保逆不肖于垆對不肖泣也懋保大人丞開化卒以化鄉化楸保之不藥不含也與不肖仝楸保泣不肖亦自泣也不肖禍延未已已喪我弟已喪我王父積痛成疴幾欲以痛死楸保婁以生孝之說寬之

然楸保知予不死知予不死于孝也楸保太孺人者春秋且老顧眠食亡恙楸保與仲氏太學善承志大孺人于于然安之不肖亦竊聞色咲以慶吉祥不謂其一疾而遽不懋遺蓋楸保藥矣含矣傷猶故也以不肖儼然在衰絰之中其何以尉楸保凡物有二者可任其虧易得者猶俟其贖父母一耳無父而無所得父矣無母而無所得母矣無所復得之也而驟失之故孺慕不以終身而忘一日不肖因以泣楸保亦自泣也太孺人生長名門旣而于歸迺功公擅素封之業鍾鼎甲於邑中迺功駸駸嚮用未見其止楸保

哀然一諸生乃其曾茹百氏筆掃千古高凌歷下博  
駕瑯琊嚴方新都海內故多才無多楸保卽出其糠  
粃爲舉子業猶足以走天下之中下駟而無軼足楸  
保年未幾久爲矜常冠青雲之業旦莫遇之其所顯  
揚太孺人者當自有在第楸保不以其故貶哀蓋未  
來之待遠而罔極之思深不肖與楸保亦且咨嗟於  
天道人事之無可如何相與斲自豎立不朽於逝者  
已交相泣交相勉也於平方不肖執經從楸保遊兩  
家喬木椿萱竝茂迨其後締盟亦遞舉眉壽之觴人  
之云亡一旦至此不肖猶憶廸功之喪不肖曾束芻

檄詞以誄諸幽蓋于今且二十載矣不肖旣以執筆  
札稱文學侍從之儒四方之以文來役者非乏卧病  
未皇若討重責楸保憐予遇慶弔諸作輒持去代爲  
操觚以逸不肖而勿藥其病乃今誄太孺人如楸保  
自誄而將屬誰代也毋亦唯是汗漫之詞以相夸詡  
愚夫哀之有餘于詞也不如無誄以故力疾口授俾  
叔氏屬艸焉嗇于文而溢于意無涯于思而非無從  
于涕太孺人其鑒於地下且告廸功曰是向兒恭同  
盟士而今稱姻家子者也抑逢先慈把苦相勞併語  
曰不肖正病且瘳矣漬鷄絮酒不腆是將我心孔棘

淚下如雨於乎尚饗

祭誥封淑人黃母太夫人文

嗚呼藻玉韞璞明珠出淵生申維嶽有開必先繫太  
淑人寶婺騰媿爰言歸嬪婉媿攸宣彤管揚徽璇閨  
毓秀相我封公乘轡嶺右爲通德星爲循良首豈惟  
昌前庚滋植後天胙明德篤生帝臣厥居喆嗣茂衍  
家聲鞏穴文成翻爲豎鱗然黎授書太乙常新南極  
星懸高堂雙白無何閔邁封公易簣金馬歸來愈顏  
動色將父不遑將母儀適大官桐酒樂養未央家範  
捆儀國樹棟樑泰階叶撫皇路騰驤成均敷教棘闈

擷芳淑人日咨爲天子使師表攸宗八區同軌銅龍  
晨辟宮僚萃止金莖佐觴萬年擅美講幄功高春官  
擢長南宮顓俊妍媸靡爽庶常步趨其應如嚮班崇  
五雲業道參兩金甌望重循咳思揚夙夜無忝壺教  
彌章上尊珍饌譽命斯煌輦弗鸞誥昭哉吉祥帝寵  
逾賁天胡不憇柳丸在筭潘輿懸軛純嘏謂何朝露  
先薨食報知豐司養厥胤嗟我宗伯朝野具瞻拜麻  
伊邇遽杖之居如雨方霖而施乍恬如月斯輪而光  
忽潛克正夙仰宗伯趨侍木天進撫加膝遐拯墜淵  
竊我內則是常是弦聞計實越有啜滋然蘭畹摧芳

桂輪發彩八鴻扃和六祈輟髮芒芒大鈞問之真宰  
 真宰冥冥錫福有待風雲位感佇彼 帝師何以支  
 牀鷄骨難持盈盈一水澡爵久稽荷焉執紼仍紆吾  
 私瑤池以西王母所遇福至無涯名用不磨巫咸夕  
 降懷椒併羅洋洋如在敬薦虞謌

祭誥封淑人九十壽慈孝侯大母林氏文

嗟小子正幼學愚范勺象政舞羽毛未騫布衣革舄  
 過侯之門岳父延入搔首宣言參戎日攝有美孺子  
 妻以孺人結褵授几拜我岳母愛同毛裏因拜大母  
 陪侍燕喜蓬戶窮經石渠載筆垂二十年食貧則一

寄棲外氏朝昔旋室習母壺範其儀足術客冬母壽  
 八十又九堂上稱觴酌以大斗正執卮詞從兒孫後  
 備揚懿婉祝茲黃耆曾幾何時倏遇迴風二豎弗侵  
 飄焉告終歛其精魄歸于冥濛雖云委順我心則恫  
 聞母少嘗司爵見夢俾爾貴徵金章彩鳳聞母少時  
 司祿見夢俾爾壽徵實糯百缸迨歸參戎簪纓累葉  
 爰享遐齡休徵駢協邇夢百缸已空其十妖夢是踐  
 豈是夙業繫參戎公謝世十秋伯仲二子同卽于幽  
 昔也琴瑟今和悠悠昔也鳴鳩今鳴啾啾虎符鐵券  
 授之冢孫青廂黃卷遺之諸昆亦旣戩穀亦旣錫蕃

飾巾瞑目存歿奚論獨嘆女德鮮矣得全或畸於人或  
或訕於天節烈之奇以苦見憐懷清之臺以富特傳孰  
孰若大母以莫不有人所儀刑天所單厚孺人祝肖璇  
閨是守誰作之則母訓藉手則其勤勞絲枲宣力則其  
孝敬蘋蘩著德則其宜家儼然有翼則其與人冲然若抑  
言陟北堂諉樹長春胡不憇遺帑韞莫伸栝樅不御口澤  
猶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正於外氏荷恩最深參戎岳父  
音容莫尋歆母歸然爲世所欽而今已矣徒有拊心日望  
諸孫涕泗漣洳已復思之爲母解頤其未盡者百歲爲期  
其不朽者百世永思相彼吉壤母所待阡蔚爾后嗣皆母  
大年倘我岳父侍于九泉爲語婿正偃蹇猶前白駒可繫  
母德難忘束芻爲俎澡豆爲漿偕我孺人長跼踈母其來  
格不死之鄉

祭外叔母黃孺人文

嗚呼小子正自舞象時服田間冠曳裾而入侯門外  
叔父聯亭公獨嘉其英備愆憇我岳丈入告參戎公以封  
孺人字焉旣結禱尚守衿帚家外氏其後登鄉書拜史臣  
休沐宅憂猶以貧不能營斗室家外氏如故故於外氏世  
德闡範耳而目之最詳蓋自太淑人

以貞懿靜好之德克相叅戎公上修蘋藻下裕箕裘  
猗歟盛矣冢婦王恭人仲婦李孺人並以中道而倍  
所天代天有終其道主健用能紹簪纓以不替訓諸  
子以亢宗孺人黃之自出爲孝廉蓮塘公女含醇韞  
采蓋有自來迨于歸聯亭公鍾鼎在懸琴瑟在御承  
天無爲其道主順一德相成並行不悖故足術也聯  
亭公幼攻鉛槧斲弛不羈習韜鈴業魁武闈駸駸登  
壇矣竟以數奇不能成封侯志而子中立勃勃露頭  
角聯亭公喜曰吾有子在可逍遙自適矣遂賈餘力  
沈酣乎麴蘖之場尚羊乎絲竹之樂不治閭內事孺

人以嫵婉承之梳栒自它滌髓自嘗惟課孺子爲兢  
兢脫簪佐飲燃膏佐讀勞可知也貳室舉次子鏜孺  
人鞠之忘非已出也雖鏜亦若不知非孺人出也孺  
人於諸女中獨愛封孺人謂其淑慎有貴徵而正以  
史臣被恩綸環里時封孺人翟冠翠翹揚帔流瑱  
拜謁孺人孺人喜曰鄉叔父愆憑伯氏亦望有今日  
汝時尚少能記憶否封孺人謝曰微叔父不至此庚  
望弟輩自大而門無待吾門而大耳而孺人子中立  
文藻曷奕食餼有聲仲子鏜亦入橫序矣孺人猶操  
作程督不休坐致目青弗良於視屬太淑人以大羣

告終孺人痛曰先姑於幼婦閔念有加乃不能執紼以從何以見地下益隕涕欲絕毀瘠彌甚遂以此逝逝之日子姓姻婭無不欷歔者聯亭公泣曰始予不知有妻妻亡而後知予妻也往予不媿媿問家人產今欲問家人產心如焚矣往予不刺刺對內人語今入而共語閒無人矣夫乃悔鄉者不知有妻也而中立與鏜跪曰天乎誰知吾母者吾母拮据治內庭無違言辛勤課子未能成立一旦齋志以歿孤罪上通于天安足自贖者正悲且慰曰太上忘情鼓盆而歌叔氏達人宜善自寬顯親揚名孝在不朽二惠競爽

必當顯庸無庸過慟也竊謂婦人之德必共敬只至於無非無儀禮在則然婦道母儀卒鮮儷至乃若孺人以奉尊嫜則孝以相夫子則順以接妯娌則下以處嫡庶則和以育諸子則慈生有令德歿有遺范夫復何憾惟是始也履盛未考其終年甫逾艾未食其報此古人所以嘆珠玉之沈埋悵蘭蕙之先隕也正於外叔有知興之感於外弟有相成之誼故不復揚綺語陳些詞第術生平相對與庭闈相泣之語告之几筵如此不腆束芻薄言設奠靈如有知庶其格之

木天遺艸卷之二十一 畢

康熙辛亥歲  
重刻于東莞

木天遺艸卷之二十二

閩漳高克正朝憲著

孫維檜 重刻

尺牘

與蔣道力太史

鄉修尺一尚未知侍者孌孌之疾也既乃得之里中  
人語輒為悲惋寸心欲折嗟乎子欲養而親不待嘆  
豈獨古人哉方足下陳情而歸人謂澹於聲固應爾  
乃今思之以老伯之生而有以承權歿而有以視舍  
縱令三旌之位豈以易足下之一日而後知至性之



過人遠矣以左馬之材修會閱之行爲龍爲虬爲蛟  
爲螭何所不可若第則尺蠖耳惡能超乎忽荒哉家  
中百務攢集如蝟賴左提右挈其間不致顛頓肺腑  
之交賢於骨肉家大人瀕行勤從者之車轍勞問數  
四又重之以貺其所念僕者至矣計足下今且除服  
縣官故有迎養之典以遂將母之私大官之食和勺  
藥而進之太夫人何不色解豈必烏鳥歸飛然後爲  
養願足下圖之

復許敬庵中丞

承示尊刻大學述數千年來聖經羽翼無此佞遂豈  
徒叩鐵關啓玉鑰固已升堂入室矣邸報中讀兵防  
疏及開海禁疏則又欲截蛟鯨於狂流戢氓萌於海  
曲善矣哉中丞之爲縣官謀國也自古理學事功  
並峙而未有兼者兼之蓋在明公哉天不閔有閩女  
魃鸛鸛層出叠見聞之心剗然有明公在人心自可  
恃爲長城雖災猶祥雖荒猶稔也蠲恤之請已爲陳  
諸輦上人某之需此疏也甚於閩中百萬戶矣使還  
爲維桑報謝不旣

寄陳懷雲直指

恭惟門下直溫並濟綱紀悉張至爲德星潤爲膏雨

近諭持斧行部臨漳漳蕞爾下國介在遐陬邇年以來百務交劇上則天蓄荐至旱潦之所遞侵下則民力交疲征輸於焉告訕門下約之以漢法蕩之以周仁民獲更生若赤子之依慈母時感閩澤如白雪而遇陽春雖以鈴索越在萬里而遙實共苧蒲並受二天之賜計今報命用奏成勞方且駸駸載馳勞使臣於周室行行且止避畹戚於長安不佞某敬倚金馬之門爰待青驄之至矣賤眷以秋間入都凡茲于征之道寔賴盈尺之符遂使閩越齊魯之墟騁輪蹄而載驟淮河汶泗之險泛檝櫓以安流者誰之賜也此之爲德旣已鏤諸肺腑豈徒罄之筆舌敬因歸翰用布謝私

與張慎吾觀察

天外荒陬辱駐龍節每回首鄉關時時覺越雲生色也日奏記舟中得所頒手教遠用相懷琳琅滿紙穆如之風自無諸海上來七閩之區雖僻一隅但西則百粵交廣擊轂連騎之所湊會北則三楚吳浙飛舸玉軸之所交集加以地瘠而賦薄民輕而役重邇來郵政倍稱繁劇門下提衡其間有姦必釐無蠹不剔直令數千里內囊羽爭馳星軺夙駕賓有如歸之顧

民無奔命之苦則門下之大造於維桑也賤眷舟次  
建溪建溪飛流似激黃牛之峽非藉門下方舟榜棹  
之賜潺湲之灘不如望天上哉既承有惠又重以貺  
感哉寔多何堪報塞秋風颯起霜鴈南翔肅布謝悃  
曷勝瞻企

與莫荆泉觀察

憶書生時束髮而誦先生經義知先生天人也既通  
籍輒從薦紳後聞先生清譽津津滿人耳天幸閩中  
借使節爲重使節所治閩中最上游處也北控吳楚  
南引甌越而乃鎮以彝愉民自不擾使重關襲險不  
鍵而固卽一日建牙萬里何難坐制哉某寔迂庸濫  
竽秘閣墨卿翰主殊非所長門下能出武庫之餘而  
時賜之教言乎操金求酒是所問於識價者矣

復馬元素直指

南宮尾附中秘肩隨吾我俱忘形骸盡釋真人世之  
極歡有生之厚幸也恭承嘉命聞繡衣之斧已入上  
谷雲中矣夫兩地重鎮也廼今控強魯而護神京地  
更爲重使者攬轡而盼長城之墟慨然有澄清之志  
焉朝求民瘼夕考軍實可使邊境生輝旌旗動色以  
強神氣伐衰謀 國家實永賴之第正躡躡日縻大

官顧非門下經營於外安得雍容無事吾伊故業乎  
承下問不敢越俎而譚所未習者惟高明亮之

與柯立臺侍御

家嚴北上重勤有貺遠用相存拜命之及某奉筆承  
明無能爲役日縈惴惴之懷而獎題過侈非其當矣  
門下胸羅雲夢眼納須彌而乃存一滌山滌山彈丸  
耳至謂崧嵩之嶽莫能遠過恐滌上山靈驚顧而未  
敢任也且某何能爲申甫申甫乃在門下矣門下旣  
已吞吐圭海之奇以爲政事文章而又九曲之溪三  
十六峰之下食其秀而漱其潤卽所磅礴而濬發當

何讓古人哉乃者名懸北斗之高而身被南箕之謗  
使霧豹深藏風鵬暫息方今輿論已定中山之篋  
明主必且明其無他賜環簡命非遙可俟矣秋風鴻  
便奉布謝悰百惟珍崇

與蔡肖謙觀察

天馬臨漳山川相接某在諸生時夙仰鴻名如懸北  
斗又與長君同登賢籍因得通世譜于門下客歲軒  
車入賀獲按台顏汪洋之度足泛千頃又重以佳貺  
通家之雅實百于恒近諗使星總憲於越越固稱繁  
劇猶是內地門下鄉嘗參知貴竹矣威德風馳且令

印笮冉隴戢寧靡競固未有罄控九拆之坂而反難  
康莊者也浙以東西直迎刃理耳門下方以壯猶元  
老爲天子重臣而銓部公政予告家居匡坐而談  
心性之宗揮毫而修騷雅之業社稷山林各代爲政  
天壤間不朽事寔萃一門某以謏劣謬食大官享帝  
自慚血指是思何當出家學青箱之餘而惠之德音  
也

復戴鳳岐制臺

國家欲圖鞏固急需闕鉅之材顧閱世未深則方軌  
未熟恭惟門下以名世之賢當經國之任中間敷歷

且若而年江左之壯猷秦關之偉績赫然質有其文  
武方今百粵雖云救寧而巢穴趾錯瑕壘潛生廷議  
僉同帝心簡在計節鉞甫至靈山幽谷皆若色飛  
綱紀重飭方圓並畫斯縣官所以無虞而濱海于焉  
禔福也克正猶憶鄉者門下家食時屬我民無良出  
柙之虎肆螫殊甚門下以談笑指麾定之今封圉之  
事門下爲政經綸弘業政自饒爲而猥承翰教詢及  
芻蕘大臣謀國何惓惓也適因家母思歸業已乞賜  
假還里倉卒肅復不盡欲言

答蘇弘家民部

使至備聞動履物勞而處之以恬境役而鎮之以暇  
善視躬善涉世矣柴桑故里今猶在不匡廬大姑曾  
登臨不彭蠡湖曾眺望不曾有詩歌以紀其勝不薛  
公儀書會到不晁卿已遊方之外必能作維摩禪定  
語朝夕對譚自足愉快爲語故人猶是善病耳流火  
初旬不佞將請賜休沐奉母南旋業且治裝作歸計  
矣前此遺書世程爲膠吾轄今世程之轄不能自膠  
稍怍怍心動矣而謂不佞能已乎恭承嘉惠藉手報  
荅

候熊比部老師

自夫子之南擢也克正至今每懷鬱快已伏思之朝  
廷官人如大冶鑄物惟其所命安得揀擇矧今長安  
世界視逢時大相刺謬職業十一應酬十九朝夕策  
傲騎逐懸簿之門形憊神斂而南中安靜自若人心  
嶮巖談笑之間便藏戈矛自樹愈高揣摩愈甚求全  
愈謹責備愈多言之可爲毛竦而南中平易自若如  
欲乘時鬪捷則南不如北如欲修真養性則北不如  
南近見一二郎署諸公躡去長安而求調南中亦足  
以觀矣夫子德性甚純世味甚淡計于于然安之母  
埃克正喋喋也白下風高爽鳩多暇繇是而持三尺

亭庶獄無危出焉無窳入焉布甘澍而流好生其國  
家元氣將終賴之矣克正以散材謬厠宮墻匪甄拔  
之又教誨之乃藉寵靈以有今日卽有胷無心其敢  
忘所自也屬爲家母思歸乞賜休沐解纜而南遂抵  
卯關佇望陪京若在咫尺顧束於功令之嚴不能信  
寸武稽首門下敬修尺牘希人代布區區不一

寄劉喜聞太史

蒼頭歸得手札恍如面對久居村野不復知朝廷事  
間問之親屬從長安來者輒云某所權稅某所開採  
非久敝邑彈丸地亦動貴人食指矣駟騶家捐重糶

市難得廉其所以則曰將鬻之內廷也西討東征甫  
及息肩播又見告矣此等景象卽藿食亦爲寒心足  
下居承明它日將經天下事是安得諉曰翰墨之業  
我爲政也方今文運盛開無不尸祝西京以上者居  
嘗布鵠則歷下琅邪新安實居前予至擠毗陵而爲  
之下不肖鄉昔亦右是議讀禮餘閒取毗陵全草讀  
之爽然自失蓋歷下諸公瑰奇其格琳琅其音纒纒  
洋洋亦稱大備要以卽事生境卽境生情着意無意  
不法而法宜莫如應德歷下諸公猶可剽竊毗陵則  
無嵯岬可尋歷下諸公猶可模擬毗陵則非鹵莽能

到數公當代作者非敢褒誅偶有所見亦爲應德吐  
氣不可令壇坫之上少一應德也憶與足下讀秘書  
時談及文字輒相意氣故敢以告未知果首肯予言  
否至於制舉之文雖稱小技乃原本經術闡發性靈  
國初之文閎博則天球大寶冲淡則布帛菽粟迄今  
讀之令人神王邇來風氣翩翩文勝業受必趨之勢  
安能盡還古初顧文有理精而晦于詞者有格鍊而  
嗇于氣者有才雄而溺于煩者有品高而傷于險者  
此猶夫一狂奔詣或可格外相賞也今理不必精而  
以晦濫文其淺格不必鍊而以艱澁藏其拙才不必  
雄而以煩冗匿其陋品不必高而以險恠飾其卑紙  
札無情任其揜襞足下日將奉簡命司文衡士且耳  
而目之矣其何以操神識而鑑之令才士不至沉匿  
而質才者不得闌而入也草野俚言不覺楮短如蘭  
之臭輒附同心病廢疎簡館中諸丈不及崑東幸乞  
致意

與翁青陽太史

睽別許久雲樹之思彼此均注方今吾閩風氣日滴  
冠履日替章縫之習漸不可長吾儕涉世惟有杜門  
守拙差可全身名緬想向在長安二三兄弟杯酒過



從爵祿毀譽不入其心天地萬物不易其翼人皆稱  
爲私人已亦快爲吏隱而今乃遭家難以離茲境靜  
言思之爽然自失矣側聞大事已襄道體餘閒名世  
之業預養在斯徼惠知已何以教之

與何佺谷直指

扶輿清淑蜿蜒中土迫于海濱寔生名世蓋不肖竊  
尾附南宮肩隨中秘相與披腹心捐吾我若台下通  
理難名佺白備至則不肖素所心醉者閩省有天微  
惠台下攬轡而澄清之東冶去大邦董在只尺壤相  
錯而俗相宜化不易民固宜迎亦頃旌節之過霞城

也紫氣南來清塵在望不肖跼伏山中不敢以凶服  
溷圉人又未皇具尺蹠于左右修賀久稽疏節殊甚  
已思辱居宇下業託素交終不可坐次且故而滋不  
共敬勒鄙情箴人代布不肖獲辜深重茹痛蓼莪負  
殘喘以窮于世居則課兒曹出則卜地脉客至則呼  
新茗客散則緡殘竹時與野老田叟量雨晴而遊舍  
鼓間遇行道從三山來者輒問新直指起居何若具  
云澤春溫而法秋肅藉芑藉光聞此而喜可知矣南  
國多暑願加崇攝

與劉惠徵叅知

鄉者姻丈奉璽書提衡多士時而風偃時而雨化大  
關椎髻以來之文明已乃晉叅知陟薇省登臆躋臚  
方在嗃矢凡我葭莩與有愉快一旦以毛索而干計  
籍坐令全氣氣短以姻丈丰采毋論文莫猶人卽躬  
行亦已備至而竟不免使忌才者遂其伎心公論謂  
何世路風波此足以睹至如不肖無所比數往徼天  
幸竊執筆研追金馬著作之廷寔以道義切劘不見  
棄於諸君子迨賜休沐奉母而歸王父王母亡恙二  
親尚執子舍偕諸弟子而舉重闢之觴自謂天倫差  
可無憾無祿嚴慈見背負痛未瘳又喪我一雋弟又

喪我王父降割頰仍泣血獨至積傷成瘁積瘁成疾  
伏枕經年幾無以爲生所仗姻丈如天之庇漸有起  
色然猶以藥代飯殘喘僅延痾瘦臃腫之狀眎昔杯  
酒慷慨故態百不逮一人生世上舒慘之致變易至  
此要以姻丈才品操行朝野識與不識孰不景慕青  
蠅之點貞白自在長風破浪總自非遙也姻丈達者  
當無怏怏獨不肖終天之恨百不可解耳文旌南旋  
不獲躬候屏跡城市業已逾年春明頗有好懷方圖  
促膝也

與韓雲陸使君

南橋之設議改更數百載顧以築舍之謀當事者高  
目爲難明公下車首事改剏地脈合契波臣効靈遂  
使百世之勛成于不日令任國家任疆場者勇斷而  
勤於督盡如明公其何難事哉絲毫之助輸之敝邑  
屬居草野不能躬執畚耒効勿亟之誼事竣日當執  
寸莞誦功詠德耳

與許先生

克正少小從先生讀書於豐田之墟政垂髫耳先生  
不稚齡我每操觚以進輒加獎借若以爲可語也者  
里中習里語徒取羔鴈談古文詞未有能舉其篇者

先生倡學海濱非柱下滌園班馬不譚也而時有所  
撰著斌斌乎質有其文一時學者翕然丕變克正亦  
幸竊其土苴以自淬礪而今乃徼惠載筆承明著作  
之廷猶能持故業從子墨客卿後揆厥所原先生力  
也吾師乎吾師乎每念鄉追隨先生時家大人實携  
以往程督克正夜讀先生爲題榻云興到研朱點易  
夜來夢筆生花蓋期之也河岸柳陰吟風弄月沂雩  
景象恍焉如昨茲且二十餘年矣大海之濱盈盈一  
水竟以風濤不時不得信寸武自通先生以克正非  
人哉讀秘書後乞休沐奉母南歸沐滿環朝旋嬰家

難無祿二人卽世哀毀終喪荏苒易邁又復治行李  
北征矣念及先生不可一日而失弟子禮乃修赤蹠  
遣一介代致階前先生其亦俯而念之曰是弟子正  
者也先生以數奇故不獲志於青雲顧棲遲衡門優  
游卒歲而克正蹠躡不能推明經術爲 天子告曰  
臣師丁恭敬也克正媿多矣卽君英才駿發必能秉  
羽先登以光家學所謂不於其身於其子者乎契濶  
多年顛毛種種懷情覩縷不能盡述不腆別肅伏惟  
注存

與林光璧叅知

少小於姻丈文藝相期許通籍於姻丈意氣相切劇  
乃今申以道義重以姻婭則樹之百年垂之奕世者  
也卽儒門椎樸不足齒於大方之家語云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保我子孫尚亦有利所私願於姻門者以  
此矣倉皇戒途征鞭寡色以是未及修候乃佺纁在  
筐鳴騶在道唯姻祖與姻丈寔藉之光江干話別條  
焉分袂雖云分袂第傾吐之私靡日不在五內朝且  
夕也籬菊政芳故園心係勉強登舟而北萬里清塵  
執爰前驅敢効微力矧在姻丈鴻名嵬伐世所具瞻  
是未可遽東山我丘壑也以葭莩之雅敢爲勸駕燕

市月華長安春色尚當擁篲為十日飲是所慰耳海  
金議採事政匆匆眾議旁午膚見未必有當亦衛足  
計也敬附貢覽

木天遺艸卷之二十一 畢

康熙辛亥歲  
重刻于東莞

木天遺艸卷之二十三

閩漳高克正朝憲著

孫維檜 重刻

尺牘

寄徐石樓中丞

海澨有天微惠台下撫臨之向者視事伊始曾辱翰  
教草疏裁荅想已達記室茲復拜鼎札拳拳為七閩  
軫念德意甚厚不佞正將嘉與桑梓並受其福夫自  
惡少張疑鑿空倡議採金啓釁致殘二萬餘人而呂  
宋之舶始禁不通此紅番者甚黠且強故在呂宋與

我民交易習聞香山故事夫亦有覲心而奸猾又從而愆愆之故帆海而來艤舟彭湖重賄稅使以求逞志目前萌釁日後隱禍所關匪細而敝邑介在海濱賈豎輻輳所耽耽者幸台下極力主持陳疏再三始獲嚴旨如其順命無容復慮鄙意謂重諭之退泊呂宋仍通呂宋船從其貿易一可籠絡外彞一可使豪猾有所耗心貧民有所糊口通利權銷內患亦一策也倘再橫命厲吾武節一大創之則數餘皇亦可立殲復何難哉邇者廟堂決策張嶷伏辜業已寒奸邪之膽而折衝于外桑土于內者有台下在不佞正得素食長安宴然無內顧憂者誰之賜也越俎而譚惟明公幸教之

寄蘇弘家使君

鄉讀年丈文章英華雋雅已爲注慕頃讀隄刻小學序文庚雍容正大學綦益養綦邃矣中州守公以卓異特聞繇此觀之化民成俗政在循良耳緬惟內外諸篇所訓誨孝道甚具不佞今已作一辜人卽欲修旦暮甘旨之養膝下承顏之懽而無所致之矣手誦及此不覺隕涕也惠徼弘庇復得載筆史局使者南來賜之華翰錫之腆儀解衣推惠并及內子管鮑之

知感不在言矣長安風景日異歲殊裁一入都如出  
村落而遊城郭舉止都碍矧日逐應接夜逐宴會病  
軀未耐紛囂難支禊躬涉世年丈何以終教之晨風  
如便時惠德音

寄王元夫司李

自別台範馳驅北征惠徼台芘業抵鈴索矣緬惟數  
年守拙衡門差足護短入官已後應接日勞履右文  
之朝而文不足稱處儲材之地而材匪其任進徒負  
夫虛名退甚慚夫素食間欲屏去芬華自局一戶財  
爾攤書欲覓蠹魚旋爲他事奪去時或執筆強劾雕

虫興淺才疎捉衿肘見蚤夜以思未知稅駕其朝且  
夕過從搔首問字者董鄭輅思徐鳴卿二三君子今  
輅思又以餉邊歸矣卽燕市如雲集投刺如輪轉謂  
之獨坐可也門下以精明肅政體以豈弟得民和刑  
清事簡民以不寃郡篆乏人羅公視之羣稱寧一門  
下繼之益振厥聲詎獨海濱赤子式歌來暮卽某在  
萬里外實藉有榮施矣鱗便肅候諸未一一

寄楊崑源大叅

初夏辱承華翰庚拜鼎賜草疏裁謝計徹台覽矣屬  
儀真陳丞計事入都詢知年丈福履駢臻深用爲慰

維揚一大都會也南望舊京鎖鑰在焉東望大海鯨  
波之所出沒俯而念閭閻蒼赤餘皇賈豎其狐假蠅  
附而魚肉之者不少也內拱外綏拊定安戢繫監司  
使者是賴官人者實於此觀名世之業而儲建纛之  
基以年丈處之地且益以人重吾同門中握蘭居要  
者接踵要以膏澤布英茂騰只尺鼎鉉則年丈一人  
爲之前茅茹拔之徵此其嗚矢如弟碌碌卽濡毫搦  
筦無裨春華矧病冗交侵浮湛猶故倘得微惠瓦全  
不至墮墜爲同門羞藉芘弘矣餘情載在別楮統惟  
台亮

寄黃縝軒觀察

嵩呼之會年丈方捧金鏡而入始事之殷也不獲跼  
門奉候竄後董從二三兄弟修杯酌領清光於篝燈  
熒熒之下視鄉試政司馬筵羽卽署時丰采不殊乃  
冲懷遂養大有加焉乃快見所未見已誦批鱗之疏  
不徒爲痛哭流涕之談而誦規儷至委曲通達蓋洛  
陽敬輿合而爲一者宅日入秉樞軸其維持幹旋概  
可知也事竣南環便道過錦江與君家伯氏修庭闈  
之樂剝啄奇字切劘大業媮快千古第王程已迫中  
州士氓其引領而歌來暮者業已有日非久且載漉



茲土顧以時考之亦不過六月之息其膺內召晉卿  
秩拭目以俟矣第賦命奇拙杜門六載勉出濫竽碌  
碌如故荏苒風塵竟何益於殿最每思昔與老年丈  
策名初志不覺爽然自失也屬信陽博士黃君便翔  
草具竿牘臨穎神飛

寄蔣道力太史

詞林之選艷之者曰仙吏忌之者曰私人薄之者曰  
冷署夫三者皆非也第以天下之最難任者莫如詞  
林夫人而不爲詞林則無所見短也一爲詞林而短  
立見矣夫人而不爲詞林卽見短而無所求備也一

爲詞林而求備之者又至矣是必如年丈道德淹邃  
文詞閎雅者乃堪茲選何哉不佞而得與於斯文也  
毋論文質無所底止不敢望萬有一於年丈卽其志  
行之劣時命之謬年丈有愛日之誠而第抱終天之  
恨年丈有三公不易之風而第爲千古不祥之人相  
提而論何翅霄壤然而年丈方且守恬養素需巽未  
忍卽出而不佞遂敝敝焉於風塵馬首間上無禪於  
國是下無補於家修繇前論則愧步趨之在後繇後  
論則愧糠粃之在前所恃年丈不我遐棄而憐其孱  
弱文其淺陋則同社同籍之雅在也自弟之入都而

前輩之耆碩後來之英彥其慕年丈而仰企者亟就弟問丈起居何若爭願得年丈蚤出爲詞林之光而以弟之躓躓所拳拳者情庚什伯故屬蒼頭歸而爲之勸駕如此

寄戴亨融觀察

弟之北行也溯建溪下嚴瀨入武林過姑蘇稅駕金山渡江以北策馬鼓城之墟驅車齊魯之境藩臬大夫郡國守相之干旄相過從者不乏也比入長安則吾鄉之薦紳與朝中之休宍其搔首相慰勞者又不足也間有問戴觀察家居何狀則爲言觀察杜門守

素淡然無營騷人至則分韻賦詩遊人至則呼茗對奕而已間何乃不入長安行有日乎曰未也則相率謂觀察清譽素隆公議已白夔屈多時已爲六月之息鴻漸有日何必三年之淹已而庶知不佞辱於觀察爲姻婭雅也則尋命不佞宜爲勸駕不佞爲言觀察業已堅卧不問綬冕第尊公以大義趣之或當強勉就道耳方春時和羣鶯亂飛桺栢依依若催行色姻丈或可遂巾其車乎望之望之

寄林仲山太僕

古貴三立儷至實難匪藉世祿始是不朽乃宇內盛

稱德門以爲儀型遂使桑梓席重蓋不肖其竊叨世  
誼之末惠微台下倍加汲引鄉旌節暫借婺州屬不  
肖休沐環往兩荷寵錫奉教周旋惟恐失墜迨入都  
門庾蒙垂注私謂台下清望素備且居鼎鉉參大政  
而不肖其得朝且夕焉於美墻之下以自愉快乃爲  
圖南之役優游罔伯養事外之身恬淡高風超出尋  
常又令不肖爽然自失矣滁陽 高皇帝興王之  
地龍飛勝蹟寵靈尚在頃讀首議謁靈一疏忠敬之忱  
不遺咫尺是二於禮者之禮也敢不佩服醉翁豐樂  
之間六一居士之風猶有存者公餘吟咏便足比跡  
前修第輿望夙孚內召伊邇恐琅琊山靈不得長留  
袞舄也

與王浣心民部

契濶若而年長兄鴻漸不佞夔伏不佞入都長兄奉  
使出處之間巧於相左客歲冬杪裁得聯轡闕下鞅  
掌日勞促膝幾何繼以西河之感杜門浹旬而長兄  
遂有燕平之命卽只尺神京赤躡可達第三年之別  
情亦黯然竟以憤憤不及握手長兄其以夫人疎節  
若此則病者乎別後聞度支使者品孤高而才閎鉅  
雅爲司農所倚重未嘗不爲生色也燕平以西陵

寢在焉葱鬱之氣委蛇在望香山碧雲爽氣逼人公  
餘據案吟咏必多不佞碌碌苦無佳况願聞金玉之  
音以尉離索

復龍清白明府

褰帷北上道經瀛海政門下臯比造士之區孔邇之  
懷不能已已首宿齋頭視如水齋風致不甚相遠促  
膝劇談斗酒論心此夕何夕足當千古郵卒趨行倏  
焉分袂深夜涼風中庭霽月似作離別可憐之色城  
頭握手不能爲心是日也任丘令公金臺秉燭中堂  
遲我不至詰朝相晤告之故託爲嘉會也金臺公亦

有蓼莪之痛雅與不佞全病相憐相對歔歔泣下此  
公大是意氣人驅馳入都惠微台茆業次郢酒坊矣  
數年卧疴鹵莽玩愒筆研久疎故步已失何以教之  
世情風波頓異疇曩一出山林似掛樊籬何以教之  
若門下于文學也其猶夫六月之息也實茂而名蜚  
詘少而信鉅門下少選矣青氈冷署橐無長物使者  
遠念庚荷朱提之錫其何乃割俸餘以惠故人乎盛  
意良厚不敢不拜文旌何日入 帝鄉當相與把酒  
挹西山爽氣爲媮快耳

寄兩目大令

漳自東溪叔基繼繼承承聚族分派凡若而年其元始實出山陰宗譜系名具在可攷而本本原原又自臨安繇瀚海而溯崑崙從山嶽而望岱宗水源木本之思何容已已自弟讀禮家若時聞兄簞羽南宮大振家世甚爲喜慰春臺叔歸庚爲弟道兄蒸蒸厚也北行道經始蘇閱邸報見兄製錦溫陵擬於前途一晤東充之會尤爲奇邁鄉非郵舍偶乏則風塵勞若彼此異棲鷄鳴馬首各分南北遂悵握手之難矣尊兄虛郵舍以讓不佞乃獲領馨欵於篝燈寒夜間百代神情以一時遇何奇也入都門蘭室肖山諸兄弟具在朝夕過從周旋相左右焉此時兄已涖安邑地非煩劇民非喬黠自可迎刃而解畢竟當道者欲賈鉅品治鉅邑調繁之疏與薦剡俱上矣長安風氣日殊應接日勞而弟久居山野傲骨難諧夙在卧疴病軀未耐褫躬涉世兄何以教之

寄程信吾使君

判袂以後歲籥一更每念清光雅範輒欲命駕千里初夏吳內史便翔草疏修賀已徹台覽茲徼惠濫竽衡文兩浙扁棘校讐業告成事貢籍闕下顧未知能免不任之罰以不負功令否自撤棘後與藩臬諸公

泛木蘭之舟餐黃菊之華六橋三竺明使君之風猶  
有存者已登舟而北屬給諫公便道環家欲遲其至  
後先報命尚羊虎丘金焦之間緬惟嚮者劇飲清源  
山中穀核既盡壺傾更酌景象猶在目前載陪衮舄  
當卜何時計 天子弊羣吏之治當以使君爲循良  
第一指日內召不佞尚當擁篲爲法駕先驅長安市  
上作十日歡庶追清源山中故態耳

寄史鶴亭太史

曩者承乏校士大邦矢心天日不遺餘力幸告成事  
撤棘後閱賢書禮經入彀者多出姚江次君名哀然

在焉詢之知爲門下佳公子也益迥然喜克正蓋少  
小誦先生文章已載筆從先生後先生業掛神武冠  
優游林壑讀叩 閭疏甚爲扼腕人家堦前患不產  
玉樹耳孰是善事覆爲忌端今長君翩翩扶搖有待  
而次君輒先騰驤乃知天道之爲張弓而夫已氏之  
果不能勝也政對薦紳鼓抃咨嘆而先生駕綵鷁渡  
江而來頗爲神王未幾分手猶覺有懷弗吐也次君  
入都庚辱鼎翰開函捧誦恍若面對周比和同之策  
不佞謂今世道殺雜多出此病稍以爲對病之砭不  
意乃有當於先生夫先生蓋愛檀而忘瘳抑譚虎而

色變耶次君偶蹶公車不過稍需其翻經術則庭訓  
爲尊淬礪則英資方茂勉旃載舉後發先至毋論箕  
裘增重卽不佞藉有榮施矣

寄吳節菴直指

東南鉅麗一當名碩攬轡之區吳峰聳翠宇門增波  
不佞獲以校士奉周旋者兩越月蓋恍從至人蓬島  
歸也別後艤舟金焦業具尺蹠藉手附訊登陸而北  
拜瞻孔林登陟泰岱甚愜勝遊已過通德里門則畏  
壘之居也爲馮俯而式者久之嗣是驅馳報命幸  
得及於寬政南宮之役獲雋者十冠本房者三庶幾

可免不任之咎第不佞行媒者造之醮之有明臺在  
微寵多矣中外時事大可高日繭絲重地所慮猶亟  
觀風事竣霜簡蜚騰旦暮環朝鳴陽共仰如不佞  
空持文墨優游冷署罔裨實効然亦賴以藏拙托支  
離于吏隱他時得執筆爲明公侈書旂常以爲愉快  
所謂乾坤擔荷有人何必自身也明公懋矣

寄蔡振湖司李

金山握手情境依然繇維揚而北惟馬首是瞻拜謁  
孔林登陟岱宗頗稱壯游入都報命幸及寬政南  
宮之役登雋者十而三冠本房庶幾藉手免於不任

長安風塵浮沉日甚不挾轆轤投刺則徵逐燕會求  
一日適亦不可得人情風波猶復大異儒臣無所建  
白祇袖手而觀人之顯庸搢手而避人之評論耳重  
以病軀未脫歸興漸濃第家中既無菟裘行路亦爲  
風波坐此次且未能自決足下愛我何以策之京口  
冠蓋往來之地聲聞易達以長才處之其于遊亦必  
有餘地况司理公任最鉅於兩臺司其耳目而於萬  
姓爲司命涉世宜本一真毋激毋隨平反宜持大體  
毋出毋入則在足下好爲之矣

與陳居一孝廉

向讐士名藩窮日夜力繙閱遍覽得足下爲之前茅  
竊自尉私自喜得一人知己以附不朽一腔熱血乃  
終爲足下灑之夫以足下之才之品業已入最上乘  
而性又好閉戶讀書加深沉之思每構一篇劇思若  
吟不驚人不休不佞無以忠于足下無已則說在紀  
省子之善養鷄矣毋論文品卽人品亦復如是世譚  
足下文無有不辟易者今所求多將在人矣願足下  
勉之外魁卷奉覽蓋世所指而鵠者以此亦足見文  
章之變而爲取裁者之助也

寄熊公子



別足下十餘年乃得一接馨顏又別幾十年乃得一接尺牘始寔然喜已聞吾師仙逝輒涕淫淫下也宇宙間聚散有時順謬有數始第與足下晤武林也吾我俱釋山水亦濃武林兩雛頗自愉快未幾遞嬰家難杜門六載鷄肋史曹濫竽浙役山色水光雖云如舊而媮感之情大致相遠以弟之不德而降割未已茲二月初旬則武林所產兒業以種痘化爲烏有天性之痛不能已已承足下手教談及此而傷可知也緬惟老師跋歷中外優游田野享有遐齡考終正寢得全全昌夫復何憾第以足下高才抱鉅而不見厥成以足下純孝至性而不及屬纊以弟門墻弟子不能執紼一慟几前而徒寄慨于數千里之外皆足以增幽明之感而起無涯之思也同心相許同感相憐兩地相思何啻肉骨獨吾師詩序久不脫草掛劍之誼深爲歉然屬江夏孝廉南歸行迫不及修一荒章先具不腆聊當束芻乞叱名老師前而告之非久當覓一便翔聊效些詞併序遺集以効弟子之誼不敢終負延陵劍也

答聶少翁

憶昔問道長安少翁謂與不佞有夙緣嗣後睽別數

載意往神馳北征之便幸得過公菟裘畏壘之里猶  
 山高而水清已相與登豐樂憇六一亭婆娑古梅下  
 恍然游廣莫而挹蓬島也王程日迫秣馬宵征促膝  
 劇談尚依依不忍釋手大冊之賜即乞靈者不覺其  
 多取而卒無所靳此自少翁普度衆生無限功果顧  
 不佞未知所酬也惟有繕修正法共登彼岸庶不負  
 因緣耳日月不居顛毛種種重以風塵猶故時命多  
 奇壯心漸化歸興日濃出處之際未知所以裁之瑤  
 峰公清才雋望大著爽鳩神明之後無樹不滋尚當  
 樞謁請政使者遠至庚拜靈粒感銘五內修此奉答  
 餘情未悉

與茅巨源孝廉

禦兒以南文獻甲於宇內而足下以年少雋才超乘  
 而上不意暗中摸索乃俛得之亦惟是本房品隲自  
 有定價而不佞實受其成何力之有抑惠微諸君子  
 以竊有得士之譽不覺大快也南宮之役尚虛一矢  
 不佞不能無望要以厚養潛修不過六月之息扶搖  
 九萬直旦暮耳不佞生平刻苦自好承乏浙闈庚加  
 劾慎自謂茲役庶幾無負任使乃竟以此賈盪盪空  
 之談誣讖可笑家貧善病不畜侍妾而云娶妾中妾

兄弟盜嫂搗翁長安相傳以爲話柄顧其意不在不  
佞也當塗者亟欲得大拜而忌先輩位踞其上屬當  
大察已得爲政遂欲搏擊先輩所樹之人而波及於  
不佞不下石不已德薄數奇無足恠者幸而朝宁  
縉紳及貴省諸老主持公論極力湔白幸得及於寬  
政量移臬憲亦無柰當塗者何而以釋其憾苟此中  
之無愧雖虫臂鼠肝何所不可第思世途可畏壯志  
已灰杜門請告卽已掛冠歸矣權力有盡天網不疎  
邇之播弄荃茅傾危善類而自爲地者一旦如石光  
電閃總歸之無何有之鄉吾輩於此磨勘得破亦可

增一慧發一噓也日月不居勉旃努力公車奏對秉  
羽先登草野之下猶有生色所藉手於足下及諸君  
子者以此

木天遺艸卷之二十三 畢

康熙辛亥歲  
重刻于東莞

